

中國文學精華

注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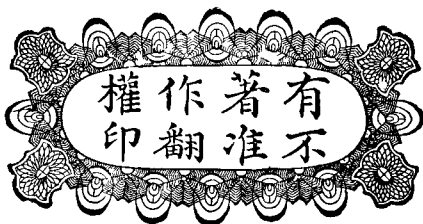
梅伯言文

王益吾選本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發行

中國文學精華



輯注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
印刷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郵運匯費另加)

梅伯言文

揭要

先生少喜駢體文，至壯而始有意乎漢唐宋之作。其論文曰：「文章之作，莫不~~因時~~；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以見。」持論如此，猶是姚氏不廢義理考據之本旨焉；知此，可以讀先生之文矣。

小傳

先生名曾亮，南京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己酉秋告歸，主揚州書院。洪楊之亂，金陵既失，迺依河帥楊至堂，楊刻其柏硯山房文集十六卷，續集一卷，詩集十卷，續集二卷，駢體文二卷，咸豐五年卒。

新文藝叢書

中華書局出版

輪盤

徐志摩著

五 角

這是已故的現代文學家徐志摩先生的一部創作集，包括他最得意的十一篇小說，在國內小說界開了一朵燦爛之花。他在自敘裏說：「常常想像一篇完全的小說，像一首完全的抒情詩。」這裏的十一篇小說，可以說篇篇是他理想的最完全的作品。——有它特具的生動的氣韻，精密的結構，靈異的閃光，乃至許多的妙處，這且讓讀者自己去領會吧。

休息

王實味著

二 角

本書是一個青年給他朋友的十二封信；他是一個奮發有為的青年，但他環境的惡劣，使他感受到不少精神上的痛苦；他雖極力奮鬥，無奈心理上又起了變化，於是乎不得不拋棄一切，投水自盡，休息他疲憊的肉體。在這十二封信裏，說盡了現代青年萬難排遣的苦悶，禁不住使讀者淌下幾滴同情之淚。

旅店及其他

沈從文著

四 角

作者是一個富有創作力的作家，在他這幾篇創作裏，用敏銳的眼光，冷靜的頭腦，潔麗的文筆，把現代中國社會的各種生活方式，赤裸裸的描寫出來，讀者看了，有時要笑，有時要哭，有時要恨，有時要怨；而同時又處處暗示着教訓，喚醒人們走上光明之路。本書的價值與作者的藝術，有同等高貴的程度，可以說是針對中國現社會病象的力作。

春之罪

茅以思著

四角半

這一本集子包含五個短篇：「被打靶的人」為一個可怕的地方，寫一個可怕的故事，反映出可怕的時代。「高帥」寫一個人說不出的苦衷，在許多理智的條件下，勉強抑制他自己的感情。「春之罪」、「南行」、「夜騎」都是寫熱烈的愛與恨，把一般人想說而說不出的話，都一一活躍在紙上，每篇都富有彈性的。

還鄉集

寒先艾著 五分五角

全集包含短篇小說七篇，隨筆三篇。有幾篇曾經在國內幾個雜誌上發表過，博得文壇上不少的讚賞。書中大部分是作者還鄉的作品，一種真摯依戀的情緒，讀了，會受到很深的感動。

新文藝叢書

少女書簡

夏忠道著 二角五分

本書以書信體裁，傳出一個意志堅強的女子，反抗舊禮教下買賣式的婚姻，在奮鬥中間，雖備受家庭種種虐待，終於獲得了她的自由。文字美麗，情意委婉，讀之能引人無限的同情。



口供

郭子雄著

一冊 三角

本書共包括十一篇散文，立意精澈，辭意跌宕，足以引起我們思想的起伏，知覺的變幻。在讀小說之餘，可使讀者在本書裏找到一種異乎尋常的口味。

阿鳳

冷西著

一冊 四角

本書包含阿鳳、觀音花、四小姐等短篇小說七篇。描寫細緻，結構靈巧。都是青年男女中間的故事，這部書也可說是為青年男女們所愛好而寫下來的。

中華書局出版

集 下 樹

分五角六 著 植 高

本書內容，收集樹下、估價、都市宗教、秋橋、咒神、同、殺鷄、酒後、除夕、方福、談判、淚等短篇小說十二篇，代表作者筆所能及的各方面。作者用嚴肅的、諷刺的筆調，描寫各式各樣的人物，並在故事中表現出客觀的見解和同情。取材雖是一般人所常見常聞的，但作者却能在尋常的人事中，寫出一般人所未及注意的真理，故讀來親切有味，發人深省。故事組織的嚴密，尤為難得。讀者欣賞之餘，當有無限回味孌孌而來。

瀾 微 水 死

角 七 著 人 勅 李

本書著者積數十年之經驗與文學素養，將自清光緒庚子以來社會變遷之跡，從細微處着筆，寫成有系統之小說。內容以庚子年前後之四川成都為背景，描寫當時沉寂之社會、天主教會勢力之強盛、教民之橫行、物質文明之初步侵入、以及士紳、袍哥、土娼等的社會黑暗面，而尤注意當時之生活情狀、起居服飾、一般人之思想、特殊之語言名詞，對於時代性、地方性均無絲毫疵謬，描寫極深刻入微，結構亦謹嚴完密，允稱佳作。

版 出 局 書 華 中

現代
文學
叢刊

玫瑰的刺

盧隱著

第一冊 六角五分

本書共分三編：第一編「地上樂園」，是以童話體裁，描寫一個追求靈魂和諧的人，經過了無數的波折，才遇到同調的人，建築了一所地上的樂園；第二編「玫瑰的刺」，共分七段，是以諷刺的筆調，記人間平淡的事實，其使人所感受到的滋味，正如玫瑰樹上的小芒刺；第三編「蘋果爛了」，包含八個短篇小說，有描寫戀愛的，有描寫社會現狀的，有描寫恐慌時代的，有描寫爲主義而犧牲的。

小菊

予且著

第二冊 一元四角

本書都三十餘萬言，僅以四個人的名字，曲折地寫成一段怨憤悲哀的戀跡，透露出時代下民族意識的發展及一般青年的心情。描寫的方法，完全脫去堆砌的弊病和烘托的窠臼，使讀者起一種新的感覺；又利用簡短字句和利用聯想字句排列的技巧，表示情感的速度；利用推理的方法，表示繁雜的思想。尤其可以注意的，便是作者對於宗教的影響，關於中國家庭及青年之種種，都有極深刻的描寫。

中華
書局
出版

注 音
梅伯言文

目 次

臣事論·····	一	舒伯魯集序·····	一一
士說·····	五	阮小咸詩集序·····	一一
韓非論·····	六	閒園詩序·····	二四
晁錯論·····	七	帝鑑圖詩序·····	二六
陰晉異函序·····	一一	陳拜鄉詩序·····	二九
黔記序·····	一三	書後漢書後·····	三〇
桑弢甫先生集序·····	一五	書莊子後·····	三三
恥躬堂文集序·····	一七	淮南子書後·····	三五
十經齋文集序·····	一九	書復社人姓氏後·····	三六

書毛鄭異同考後……………	三八	贈余小坡之任雅州序……………	五八
書方植之書林揚鱣後……………	四〇	送張梧岡序……………	五九
書守濬記後……………	四二	送韓珠船序……………	六一
石瑤臣傳書後……………	四三	送周石生序……………	六三
葉耳山遺稿書後……………	四五	贈林侍郎序……………	六四
管異之文集書後……………	四七	總兵劉公清家傳……………	六六
上方尙書書……………	四八	王剛節公家傳……………	六九
覆上汪尙書書……………	五〇	栗恭勤公傳……………	七二
上某公書……………	五二	劉忠義傳……………	七六
答朱丹木書……………	五三	黃个園傳……………	七八
答吳子序書……………	五四	艾方來家傳……………	八〇
贈孫秋士序……………	五六	鮑母謝孺人家傳……………	八二

原任予告大學士戴公墓碑……………	八三	銘……………	一〇七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尙書李 公墓碑……………	八七	項府君墓誌銘……………	一一二
禮部侍郎陳公墓誌銘……………	九〇	贈按察司照磨吳府君墓表……………	一一四
誥授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 胡公墓誌銘……………	九四	館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一一六
戶部郎中湯君墓誌銘……………	九六	男八十墓碣……………	一一八
台州府同知龍君墓誌銘……………	九九	鄒孺人墓表……………	一一九
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一〇二	朱孺人墓誌銘……………	一二〇
侯子有先生墓誌銘……………	一〇四	崔恭人墓誌銘……………	一二二
王惠川墓誌銘……………	一〇五	倪孺人墓誌銘……………	一二三
朝議大夫臺灣府知府蓋君墓誌		遊小盤谷記……………	一二四
		益山餘霞閣記……………	一二六
		江亭消夏記……………	一二七

金山寺藏鼎記	一二八	觀漁	一五〇
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一三〇	楊忠武公贊	一五一
吳淞口驗功記	一三一	陸母林孺人像贊	一五二
光澤縣育嬰堂記	一三三	祭陳石士先生文	一五三
陳碩士學士授經圖記	一三五		
從吾軒從征記事	一三七		
書李林孫事	一三八		
書棚民事	一四〇		
書楊氏婢	一四二		
記日本國事	一四二		
家譜約書	一四四		
謁墓記	一四七		

注音
梅伯言文

王益吾先生選本

臣事論

天下之患，非事勢盤根錯節之爲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爲患也；非財力不足之爲患也；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

今夫四民之中，士之貴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工商賈，皆汲汲然有爲士之心，則方其爲農也，田萊必不能闢；其爲工也，藝事必不能精；其爲商賈也，有無必不能遷；然天下之民，卒自樂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士爲畏途者，彼士也有考試場屋之苦；有文字聲病之學；違其程度，則又有褫音豸奪扑責之刑，以隨其後。凡士所深憂以爲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絕意，樂其業而不遷。

今之爲仕者則不然，無愚知賢不肖也，而皆有必爲公卿大夫之心。夫吏之遷除，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官而夕遷擢也；然其身縻於此，而其心去此職而上者，不可以層累計。人有仕宦十年而不遷調者，則鄉里笑之，而親友爲之減色，忘分苟得，相師成風。

夫爵祿者，廉恥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起，不善用之則廢。廉恥者，聰明之隄防也，固其防則盈，而潰其防則竭。聰明竭矣，雖勉強爲作，施令布政，與吾民相酬對者，特具文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謂大患。雖然，是患也，不成於賤而成於貴，不成於貴賤之懸殊，而成於治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爲將者之獨奔，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今夫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頤指者，屬吏也；聽參覈遷調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知；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臣同科；科其罪矣，而或降級，或罰俸，不

旋踵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卑者則一蹶不可復振。用法如此，固賤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職有不能盡者矣。則宜其以位爲寄而汲汲然去之也。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善爲治者，所慎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必自貴者始。蓋任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刻也。任輕而責之者薄，薄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難其安，而不敢有以位爲樂之心；賤者量其力，而無皇皇於冒進之意。樂其職，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實腊音音毒，高位實疾顛。」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患遞相增也，以至於卿相，惟庶人則無憂。

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畏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無考試場屋之苦，文字聲病之學，褫奪扑責之刑，而又無農工商賈之瘁，以獲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士者，其心必不服，人主尙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貴

賢賤不肖之心，且無以磨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貴賤，非如古之世。其貴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公卿大夫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棄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反音雖賁奔音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貴賤參之，而聽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罪之可也。然使卑賤之憂患，甚於貴富，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注釋】【盤根錯節】盤錯，週互也。喻事之難。後漢書虞詡傳：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不事事】史記曹相國世家：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

【汲汲】速也。【田萊】田之休不耕者曰萊。詩小序：田萊多荒。【有無句】

還，謂以此之所有者，遷之於所無之地也。書益稷謨：慇懃有無化居。【聲病】平仄聲調之不如法者。唐書選舉志：因以謂按其聲病

可以爲有司之責，捨是則汗漫而無所守。【褫奪】謂革去衣衿也。【糜】繫也。韓愈文：愈糜於茲。【造語】漢書張湯傳：其造

請諸公，不避寒暑。【頤指】不言而以頤示音。漢書：頤指如意。【厚味實腊毒二句】見周禮：精，亟也。【阪】山坡也。

【賁育】孟賁夏育，皆古勇士。【體國】與國爲一體也。

士說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桓音萑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

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

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注釋】【萑蒲竹箭】萑蒲，即萑苻，葭草也。左昭：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竹箭，竹之堅勁而可爲箭者。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利金錫竹箭。

韓非論

非爲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秦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妬買害之，秦王下吏治非。

李斯使人造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嗟夫！非之爲說難，非之所以死也！

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爲揣摩智士之所中，而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蠖。音替使知有人焉，玩吾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讒，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藏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覆而爲禍首，豈不悲哉！

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爲剛，以予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嬰兒處女，若宜有難免於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其已智及此哉！

【注釋】【太史公謂韓非三句】韓非傳：非見韓之削弱，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

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又傳贊：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揣摩】揣摩其意而與之相切近也。【觸】觸擊也。蠟

緯隙也。揚子法言：蠟可乎。【藏用】易：顯諸仁，藏諸用。【發其覆】覆，蓋也。莊子：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

大全也。【以柔爲剛三句】老子：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又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

奪之，必固與之。又化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不知所終】史記老子傳：老子見周之衰，遂去之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言，莫知所終。

晁錯論

史記晁錯傳：晁錯，潁川人，孝文帝時，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數上書言削諸侯事。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寵

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吳楚七國反，以晁錯爲名，及實嬰袁盎進說，

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

韓非論 晁錯論

晁錯以術數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授人而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

昔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句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肝肺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怍，在各切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晁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教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

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甚壯，反書聞，乃遑遽自誅其大臣；且吳王白首舉

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帝之志苟得亡吳，不憚以國爲功，豈冀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微權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衆，故王敦以周顛，魚豈切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晁錯。晉不去周顛，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晁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所恃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嗚呼！帝特以錯爲餌，耳異切敵具耳，何悔之可生？

或曰：「審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音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

授人者而自處哉！

【注釋】

【七國】見下帝詔諸將注。

【范蠡以計然之術五句】

計然名研，范蠡之師。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

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吳越春秋：范蠡爲書遺種曰：越王爲人，長

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子若不去，將害於子。國語：句踐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

矣。」遂乘輕舟以入於五湖。注：胥湖、蠡湖、洮湖、滙湖并太湖而五。【始皇用尉繚計五句】史記秦始皇本紀：大梁人尉繚來說

秦王曰：以秦之強，但恐諸侯合從，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充禮，衣服

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

虜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石之投水】李康運命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忤】慝也。【吳王白首舉事】

史記吳王濞傳：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帝詔諸將三句】

吳王濞傳：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吳王濞倍德反義，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

無道，起兵以危宗廟，朕甚痛之，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

如詔者，皆要斬。【微權】謂微妙之權謀也。【王敦句】晉元帝時，王敦鎮武昌，帝畏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爲腹心，而以戴淵

爲征西將軍，鎮淮陰，以爲之備，永昌元年，敦舉兵反，上疏請誅隗協，入據石頭，殺淵及周顛而還。【蘇峻句】晉成帝時，庾亮秉政，

以歷陽內史蘇峻兵特強，徵入爲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以討亮爲名，襲陷姑孰，亮敗奔尋陽。【李懷光句】唐德宗初年，朱泚反，

帝奔奉天，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兵至，宰相盧杞恐懷光自其罪惡，勸帝勅懷光無入朝，引軍乘勝取長安，懷光意殊怏怏，至長安，遂與此合，暴犯罪惡，帝貶杞爲新州司馬，馬燧渾瑊屢敗懷光兵，懷光自經死。

【怒我忘寇】左傳桓八年：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忘寇也。

【鄧公四句】晁錯已死，謫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還，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錯請削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見錯本傳。

【臨江王二句】通鑑：長公主嫫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以帝後宮諸美人，皆以長公主見，得貴幸，故怨怒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徹，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主日譏栗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嫌栗姬，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栗姬悲恨而死。

史記五宗世家：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壝垣爲宮，上徵榮，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

【亞夫句】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吳楚平，遷爲丞相，旋以病免，其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不予錢，怒而上告，事連絳侯，上下之吏，吏簿責絳侯，絳侯不對，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絳侯因不食死。按：亞夫，勃子，文帝時封絳侯。

【亞夫句】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吳楚平，遷爲丞相，旋以病免，其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不予錢，怒而上告，事連絳侯，上下之吏，吏簿責絳侯，絳侯不對，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絳侯因不食死。按：亞夫，勃子，文帝時封絳侯。

【亞夫句】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吳楚平，遷爲丞相，旋以病免，其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不予錢，怒而上告，事連絳侯，上下之吏，吏簿責絳侯，絳侯不對，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絳侯因不食死。按：亞夫，勃子，文帝時封絳侯。

【亞夫句】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吳楚平，遷爲丞相，旋以病免，其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不予錢，怒而上告，事連絳侯，上下之吏，吏簿責絳侯，絳侯不對，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絳侯因不食死。按：亞夫，勃子，文帝時封絳侯。

【亞夫句】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吳楚平，遷爲丞相，旋以病免，其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不予錢，怒而上告，事連絳侯，上下之吏，吏簿責絳侯，絳侯不對，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絳侯因不食死。按：亞夫，勃子，文帝時封絳侯。

【亞夫句】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吳楚平，遷爲丞相，旋以病免，其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不予錢，怒而上告，事連絳侯，上下之吏，吏簿責絳侯，絳侯不對，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絳侯因不食死。按：亞夫，勃子，文帝時封絳侯。

【亞夫句】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吳楚平，遷爲丞相，旋以病免，其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不予錢，怒而上告，事連絳侯，上下之吏，吏簿責絳侯，絳侯不對，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絳侯因不食死。按：亞夫，勃子，文帝時封絳侯。

【亞夫句】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吳楚平，遷爲丞相，旋以病免，其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不予錢，怒而上告，事連絳侯，上下之吏，吏簿責絳侯，絳侯不對，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絳侯因不食死。按：亞夫，勃子，文帝時封絳侯。

【亞夫句】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吳楚平，遷爲丞相，旋以病免，其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不予錢，怒而上告，事連絳侯，上下之吏，吏簿責絳侯，絳侯不對，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絳侯因不食死。按：亞夫，勃子，文帝時封絳侯。

【亞夫句】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吳楚平，遷爲丞相，旋以病免，其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不予錢，怒而上告，事連絳侯，上下之吏，吏簿責絳侯，絳侯不對，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絳侯因不食死。按：亞夫，勃子，文帝時封絳侯。

陰晉異函序

陰晉，地名。戰國時屬魏，今陝西華陰縣。

昔李吉甫敘元和郡縣志，謂敘邱墓，徵鬼神，非地志之要；而太史公書獨好言鬼神，以爲雍州積高，神明之隩。與音自秦文公祠白帝，夸禎符；後世至傳秦穆公上天。始皇時，華陰神且以璧遺瀆池君。浩音而漢武帝求神仙，方士言神祠者彌衆。及唐都關中，華陰祠爲四方冠蓋游宦出入之所瞻謁。於是自秦漢來恢奇俶詭之事，學士大夫，益震爆。博音其說，曼衍其詞，光景動人民，而雜出於小說傳記者，不可勝數也。

乾隆時，華陰李小泉先生，自溧水令罷歸，專以文史自娛；既修華陽縣志成，乃取仙佛神怪之事，可喜可愕者，別爲一書，曰陰晉異函。蓋不悉載之志乘者，固本李吉甫實事求是之意；而旁採博取，必萃而不遺，亦太史公著書多好奇之意。與顧太史公以意有所鬱結，不得攄。抽居切故著書詞稱微妙難識；封禪書言宛若陳寶事，靈貺昭應，屑如有聞，而使人自得其誣罔之意於言意之表。今先生書皆網羅舊聞，不自爲作，而時亦附見己意，若莊若俳，排音以寄其慷慨排調，不合乎流

俗之意。蓋其雄於文，廉於吏，而不得遂於宦者，後之人亦可概見其素抱焉；則是書也，謂爲先生所自作可也。

【注釋】【元和郡縣志】今本四十卷，李吉甫撰。按吉甫，字弘憲，贊皇人，德裕之父，唐憲宗相。元和、憲宗年號。【雍州句】

今陝甘二省，及青海額濟納等處，爲禹貢雍州域。史記封禪書：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隲，故立時郊上帝。【祠白帝】史記封禪

書：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郊祭白帝焉。【夸禎符】夸同

誇，禎符，瑞應也。【穆公上天】穆公名任好，張衡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饜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

土，而翦諸鷄首。【壁遺瀉池君】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瀉池

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

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方士】李少君藥大之屬。史記封禪書：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震褻】震驚而表褻之也。

【曼衍】汜濫不自檢也。莊子因之以曼衍。【溧水】縣名，今屬江蘇省。【宛若】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

者，宛若祠之。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神君所言，無殊絕者，而天子心獨喜。見史記封禪書。又注：兄弟妻相

謂先後，宛若，字也。【陳寶】作鄜畤後九年，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

若雄雞，其聲殷殷，以一牢祠，命曰陳寶。見同上。【俳】戲謔也。【排調】排斥調笑也。

黔記序

貴州爲古黔中郡之一部，故簡稱貴州省曰黔。

嘉慶十六年，山陽李芝齡先生，以中允爲貴州學政。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隘，而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江蘇，多隱匿，將請丈全省田，先生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增多，賦倍出，爲國計久遠，意自得，銳甚，時時籌經費，調屬吏，議設官局，事行有日矣。

先生初至黔時，以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乃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圖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最上學政，爲黔記一書，而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駁之，事遂寢。先生示某公曰：「丈田事，學臣嘗奏之，議被駁，今必援前議解其駁，奏乃得伸，不然，部議必駁公如曩時，且以匿前議不奏詰公，卽公無辭。」某公驚曰：「吾不意害乃如是，非包公黔人，固無由知，勿復言丈田事。」後完顏公麟慶署巡撫，以包公事已遠，文書失，恐後萌芽，於先生官戶部侍郎時，故列上其事，而部援前議詳覆之，事定不行。

蓋方檄學官時，惟欲網羅放失舊聞而已，而遂得包公奏以回某公意，安黔

民不然，黔中固多山少平地，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實奪其可耕之田；又以胥吏可上下之手，而丈高下不可準之地，使賄成於胥吏，官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苟民田奪而官田遂增，椎剝其膚髓，選委爲國家經常之規，萬世之憂，可一朝而伏也。而黔之民得至今晏然無憂，非先生之功哉！此一事於是書足千古矣。若夫鉅細兼備，裨益雅俗，有華陽志風土記之遺意，覽者宜自得之而有取焉。

【注釋】【山陽】今改淮安縣，屬江蘇省。【中允】官名，前屬詹事府。【文獻】文、典、籍、獻、賢也。【最】聚也。【鄒

一桂】字原髮，號小山，江蘇無錫人，雍正五年進士，官平內閣學士，著有小山文集。【麟慶】滿洲人，字見亭，官平河督。【占】承

佃也。竹書食貨志：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不毛之土】硤确或曷鹵之地，不適於滋生草木者。諸葛亮出師表：五月

鴻廬，深入不毛。【華陽志】唐書藝文志：常璩華陽國志十三卷。【風土記】凡十卷。陸機周處碑：君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

并撰吳書。

桑弢甫先生集序

桑名調元，字伊佐，浙江錢塘人，清雍正進士，官主事，引疾歸，清鯁絕俗，足跡遍五嶽，著有禮甫

集論語說，躬行實踐錄。

桑弢甫先生集序

桑弢

四音

甫先生以孝義奇偉之性，發爲詩文，高奇清曠，有自得之趣；非如同

時諸人，掇

聲桑入

拾南宋後之偏詞賸義，爲奇博者比也；先祖石居公嘗樂誦之。又

有五岳集，則棄官後放浪山水之所作也。其孫雲柯先生來江寧，曾亮從之游，嘗出是以贈。

及道光元年，又見其曾孫樸堂來，而雲柯先生卒十餘年矣。家燬於火，凡自有之物皆盡，詩板亦殲焉！相與慨然久之。詢其與弢甫先生同時人，其後或絕無嗣，或託賤工，姓名不足以自達。

嗟夫！盛必有衰，理之常也；然卿相科第，多能世其家，而文人_之有後者，何少也！豈天之所輕重損益，固與人殊歟？抑富貴而陵夷者，人以多而忽之，而聞人之子孫，不幸爲世所指名邪？則爲之子孫者，蓋其難哉！今樸堂以貧故，方奔走於四方，而拳拳於先人之典籍，曰：「吾少息，必復刊而行之。」屬曾亮爲之序。樸堂誠篤君子也，吾知其言之必可復也。若是者，可以爲聞人之子孫，而知其難者已！

【注釋】【陵夷】漢書：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注：師古曰：陵，邱陵也。夷，平也。

【拳拳】懇至之意。禮中庸：則拳拳服膺。

【復】踐言也。

恥躬堂文集序

彭士望，字躬庵，江西南昌人，著有恥躬堂文集。

昔閱魏叔子文集，有易堂九子，彭躬庵先生其一也，未得見其書，知爲勝國遺老而已。咸豐元年，曾亮主講梅花書院，其七世孫雲墀都轉過揚，以文集贈，並詩十六卷，屬爲序，乃稍得其生平。

蓋先生少席豐厚，性豪邁，盡散金帛以交恢奇偉異之士，至築屋數十楹以居，過客周旋於黃公道周、史公可法、楊公廷麟，數君子之閒，欲有所自見於世，而迄不得行其意，遂築室於寧都金精之峯，與三魏相依，務欲韜匿聲采，無所聞問於世，而又不得安其居，爲土寇所擾，展轉遷徙。及海宇安，稍可休息，則困於饑寒道路之奔走，其文采行誼，又爲當途士大夫所引重，卒不得安於所謂金精峯。

者。

夫先生於明季，固一諸生也。當搜訪勝國遺老之日，而超然以布衣終，其節固已高矣！而今讀其詩，抑塞拂鬱，若有所負咎於世。蓋志義之士，其崎丘奇嘔區音犯難百折而不悔者，非以爲人也。求自全其心而已。苟其心之無憾也，雖人言而不恤。惟其心之不如是而遂已也，則雖求之名節而無可疵；質之天下後世，亦無能求備於是。而耿耿不自釋者，終不以後行之所成，自恕其始意之所獨至，此其志義所以尤不可及與！

先生之詩，兀傲有似山谷者，激烈之氣，則近放翁。然嘗自言吾文不欲學古人，則詩又豈規規於古人哉？特其邁俗慷慨之氣，有與古人同者，固宜詩之有時而合也。然是猶不足以盡先生，惟知其有高世名，而耿耿不自釋於心，可以知先生之詩矣。

【注釋】

【魏叔子】名確，一字冰叔，江西寧都人，明季諸生，入清隱居教授，詔舉鴻博不應，著有文集二十二卷。

【易堂九

子】易堂，魏時書室名，在寧都金精山。九子者，魏祥、魏彰、魏禮、彭士望、林時益、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也。【咸豐】清文宗年號。

【梅花書院】在今揚州。【都轉】宋有都轉運使，掌經度一路財賦，而察其登耗，職如清之糧道，至明始專爲鹽運使之稱。

【黃公道周】崇禎己卯，躬庵父哲病且革，聞邸抄，見道周平臺召對語，拊枕歎曰：「鐵漢也。」顧謂兒當師之，躬庵治喪畢，卽襄糧往調。時道周已下詔獄，爲傾身營救，會太學生涂仲吉上疏訟道周冤，并下獄，詞連躬庵，禍幾不測，道周論戍，事乃解。【史公可

法】可法，督師揚州，躬庵參軍事。【楊公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四年進士，累官翰林編修兵部職方主事。清順治二年，南都

破，唐王以廷麟爲吏部右侍郎，復吉安臨江，加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三年春，廷麟聞王將由汀赴贛，自往迎王，而以萬元吉守吉安，無何吉安復失，元吉退保贛州，廷麟乃以六月入贛，與元吉憑城守，十月城破，廷麟投水死。【寧都】清直隸州，今改縣，屬江西省。

【金精之峯】在寧都西北，羣山聯絡，延袤四十餘里。【山谷】黃庭堅，字魯直，宋分寧人，自號山谷道人，有集六十七卷。

【放翁】陸游，字務觀，宋山陰人，晚號放翁，有劍南詩稿八十五卷。【規規】荀子：學者之鬼，踴踴然，注：踴踴，小見貌，同規。

十經齋文集序

西雍先生自廣平守述職來京，得讀其十經齋文集，視十年前所著者，又增其半。其稽經述學，去非求是，與錢詹事及其師段茂堂大令書相首尾，而義有獨得，不爲曲傳，出入於九流百家，旁暢曲證，務扶持其說於不可易，雖起老師宿儒

而難之，莫能勝也；其學有專門而不爲苟同也如此。然其他作於談歡述別之情，比物卽事之旨；其氣疏，其音雅，其情詞蕭瑟而嗟會何切，峨牛何切於齊梁下之作者，意不屑也。

人以先生遂

雖遂切

於經而工於文，異乎樸學之士；不知學問之道，固有足乎

此而通乎彼者，而先生未嘗爲異也。漢世能治經者，莫如賈生、董仲舒、劉向、揚雄，而其文皆非後世能言者所可及。故班固傳漢書也，無文苑，獨有儒林而已。至范蔚宗後漢書，始歧而二之；而史之例遂沿而不可改，不亦惑哉！然此非獨爲史者失也；卽世之文士，亦羣囿乎其說而不能自拔。若以文章之道，本不可通於治經者；此則學術之弊，倍本失源。而吾所謂足乎此而通乎彼者，古學者未始不如是；而先生未嘗爲異也。

吾讀蔚宗書，有感於文章質文升降之變，故因先生文，書以發其端。

【注釋】

【廣平】舊府名，今河北永年縣其舊治。

【述職】

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錢詹事】

名大昕，字曉徵。

濟嘉定人，乾隆進士，官至少詹事，以父喪歸不復出，所著曰潛研堂集，其二十二史考異，養新錄，三史拾遺等書，尤有名。【段茂堂】

名玉裁，字若膺，清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歷任貴州玉屏四川巫山知縣，精小學，有說文解字注，尚書攷異，毛詩傳小注，詩經小學錄，韻樓文集。

【九流】穀梁傳序疏：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既沒，諸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凡爲九：一曰儒家流，二曰道家流，三曰陰陽家

流，四曰法家流，五曰名家流，六曰墨家流，七曰縱橫家流，八曰雜家流，九曰農家流。【老師宿儒】史記荀卿傳：齊襄王時，荀卿最

爲老師，三爲祭酒焉。漢書翟方進傳：是時宿儒胡常與方進同經。【比物】禮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疏：物，事也。謂以同類相比方，

則所學乃易成。【嵯峨】高峻貌。【樸學】漢書：兒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

從寬問一篇。【賈生】卽賈誼。【范蔚宗】名曄，南北宋人，作後漢書。

舒伯魯集序

伯魯始以年家子見余於京師，呈詩文爲贄，余告之曰：「所爲詩文，皆出之太易。凡詩閱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者，非佳詩也。文氣貴直，而其體貴屈，不直則無以達其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情，爲詩文者主乎達而已矣。」時聞言默然，若深

有動於中者。及復應順天試，與弟仲和館余家，其詩文則大變矣；且執弟子禮甚

恭錄余詩文一通以去。後余主講梅花書院，復來揚州，錄續所爲詩文以去。未幾，以部郎供職京師，卒矣，年未至三十也。悲夫！

伯魯之才高，志亦與之相副，以爲古人無不可到者，卽其所成就者論之，謂已造古人躡絕之境乎？未能也；然就其所已至者，以決其他日所必能至，非古人躡絕之境，固無以位之。從余學文者，無錫張端甫，好震川之文而以憂傷其生，年甫過三十亦卒，其境使然也。伯魯之境，方爲人士所豔羨，而不以自足；其詩文亦多悲傷潦倒，若無以自聊者；豈氣機所至有不能自主者邪？曾滌生侍郎語余曰：「伯魯奇才也，然好作悲語，不稱其年，恐非福，宜有以戒之。」余愀然幸其言之不驗，今竟驗矣，可惜也夫！

【注釋】【年家子】同年之子。【順天試】科舉時代，惟順天鄉試不拘省分，皆可納監入場。【一通】文書首尾全者曰

通。【無錫】縣名，今屬江蘇省。【震川】卽歸有光。【曾滌生】名國藩，清湖南湘鄉人，以平洪楊功封侯，有詩文集。

阮小咸詩集序

江寧郡城，其西北包十餘山，林壑深遠，而秦淮清溪之水，縈帶其下；其迹雖或存或沒，而清淑之氣，猶足以沾勻人物。故士生其里，多跌宕自標異，或真樸無文飾，有六朝人餘習；其衣冠言動，與南城人風氣固殊也。以余相知，若嚴君小秋、汪君鄴樓、車君秋舫、陸君香筠、汪君平甫、方君慎之，及小咸所居相去率不過一二里，而諸君皆多文酒之會；時相與攜榼，訪勝極乎山砧水涯，歡吟醉呼，窮日夜披林莽，逐星月而歸，以爲常。小咸雖與諸君倡和相得，而終歲授徒於文酒之樂不多與也。

及余自京師歸，北城諸君凋逝殆盡，慎之亦久客不能歸，獨君年已七十，尙授徒如故。余因自歎年未甚耄老，而自里居後，山城孤寺，往往多獨游，少與偕者；見少年游從意氣之盛，追念昔時同輩，邈焉難求，而寂寞自守，得臻乎老壽如君者，爲可幸也；乃未幾而君亦旋卒。君之子肇星以詩稿屬序，余讀之，清婉恬適，如君其人，不以其不得志於有司也，而有怨詞，有矜氣，真德人之音也。

昔與君及鄴樓香筠同肄業於尊經書院，夜歸，市戶皆靜閉，獨吾三四人履聲滿街，讀君詩，忽忽不覺爲數十年事也。咸豐二年九月序。

【注釋】【其西北句】江蘇江寧縣治西北，有覆舟、幕府、四望、獅子、落星等山。

【秦淮】秦時鑿有二源，一出句容縣之華山，

南流；一出溧水縣之東廬山，北流合於江寧縣東南二十里之方山，流入江寧城，又西北入江。

【清溪】源出江寧縣治東北十五里

之鍾山，逶迤九折以合於秦淮。

【沽包】唐書杜市傳：殘膏賸馥，沽包後人多矣。

【跌宕】江淹賦：跌宕文史。

【榼】酒器。

【硯】土山之戴石者，詩：陟彼硯矣。

【耄耄】七十曰老，八十九曰耄，見禮曲禮。

閒園詩序

自督撫至州縣，其尊卑闊絕，下不能徑達其情於上，上不能明示其意於下，惟郡守之職當其樞，可以通懷慮微，抒德導情，至首郡則尤重於他郡，而蘇之首郡，獄訟徵發期會，非止本郡所自具，凡轄於江蘇兩布政使者，其獄皆上按察使於蘇，而委重於首府，其民物之浩穰，國家引漕歲數百萬，蘇松得三之二，富商大賈巧匠蠻夷之市舶，白音周流委輸，以一郡綰轂其口，冠蓋櫛居，不可以武競，奉使

過客之廚饌，車馬舟楫，轉呼宏轉浮浮，日夜行不休；濱海之居，菱葦魚蛤之利，土沃地荒，鬻勇奪爭，屢讞擊音不成；其屬縣所自具者，繁劇又甲於天下，而悉歸其成於守；故蘇郡之劇，爲天下最，非有鄭僑之才，冉子之藝，未有不張皇補苴，志煩而慮亂者也。

江夏陳芝楣先生，以侍從近臣，莅政於此；適當海運之役，及吳淞口徒陽河濬功之時；百政具興，委勞於身。而先生從容夷猶，治絲不棼，邦無曠功，吏無留牘；踵韋白之遺風，修郡治之舊貫，忘其身之勞而職之劇也；名其園曰閒園。先生之言曰：「治煩者必置心於萬事之外，乃可以盡萬務之情，此吾園之所以名也。」諒哉言乎，足以爲治本矣！於是與鉅儒鴻生游斯園者，樂而觴之，詩紀其事，與游者咸和之，其記之者上元梅曾亮也。

【注釋】督撫州縣清制有總督、巡撫、知府、知州、知縣等官。

【郡守】知府。

【樞】中央機關。

【徵發期會】徵，征取。

發、調遣。期會，剋期會集。

【兩布政司】清於江南設兩布政使，一駐蘇州，一駐江寧。

【按察使】一省司法之長官。

【浩穰】

廣大豐盛也。歐陽修文：欲頌諸假告，則浩穰之地，豈自違安？

【引漕】謂引鹽及漕糧。

【縮穀其口】

史記貨殖傳：棧道千里，無所不通，惟襄斜縮穀其口。注：襄斜道狹，縮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

蓋詩其比如櫛，言多而齊整也。宋史王剛中傳：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以武競，則窒於暴。

【翰鞫】

車聲。史記：翰鞫股股。【浮浮】

盛貌。詩：蒸之浮浮。【沃】肥潤也。【荒】大也。【覺勇】

左襄：夫小人之性覺於勇。【讞】平議罪獄。【鄭僑】

字子產，鄭相，以善事大國稱。

【冉子】

孔子弟子，名求。論語：子曰：求也藝。

【張皇補苴】

韓愈文：補苴罅漏，張皇幽眇。按

張皇之義，本謂張大而發皇之，此作倉皇失措解。補苴，彌縫也。

【江夏】

舊為湖北武昌府治，今為武昌縣。【海運】元史：海運自

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

【徒陽河】

丹徒丹陽兩縣間之運河，時陶文毅撫蘇，諱款濬之，文毅詳下。

【焚】

亂也。左隱：猶治絲而焚之也。

【韋白】

唐韋應物，白居易，嘗為蘇州刺史。【舊貫】貫，事也。論語：仍舊貫。【觴】

飲人以酒也。左襄：觴曲沃人。

【吳淞口】

在江蘇嘉定縣東南三十六里，松江入海處。

明張太岳相神宗，進帝鑑圖，古帝王可法者八十一事，為戒者三十六事，其

圖以四字為目，而列說於後。其說皆明白簡易，使童孺可曉，蓋所以待其君者，自

帝鑑圖詩序

明張太岳相神宗，進帝鑑圖，古帝王可法者八十一事，為戒者三十六事，其

處固甚重矣。同年蔡季瞻次其目，爲試帖，得百一十七首。陸立夫好而刊之，屬爲序。

曾亮因讀之而有感於蘇氏子由之言也！曰：「信乎權臣不可有，而重臣不可無。而爲人君者，往往能容權臣而不能容重臣爲可歎也！」自霍光諸葛武侯慕容恪後，如李文饒張太岳，皆幾乎可以爲重臣，而太岳之在明，尤可謂總己以聽者矣；然一則禍發於身前，一則勢敗於身後，論者遂與怙權竊位者同類而共笑之。

嗟夫！緣百尺之竿而不息，雖甚愚者，知其終一跌而靡也，況智士哉！然而計卒出於此者何也？夫負高世之材者，不憚糜爛其身，而必一出其胸中之奇，寧負跋扈之名，而不使有所牽制者之敗吾事。久矣夫人情之日非也！成大功立大名者，未有不害於庸衆者也！豈惟庸衆而已，當其專已獨行，卽君子亦疑其心，而羣思有以快其後，則其禍不旋踵，固無足怪者。夫功成名遂而身退者，古固有之，此

尋常之顯榮者則可矣；若操震主之權，必逆策夫權盡之身，無所容而不悔者，則爲之；不然，則寧忍而捨之，沒世而不出。吾觀太岳與時人書，亦自知所踞之危且難矣，及已至是，進亦敗，退亦敗耳。彼其先固有所不能忍者也，則當其得爲之時，又豈復爲後悔者計哉？

安化陶文毅公，於太岳蓋深太息之，而爲之刊定其遺集，吾以是知其不隨俗爲毀譽也，則季瞻亦文毅之志也。夫至於所作之工，季瞻之詩，非可以試帖盡也，故亦不復贅也。

【注釋】張太岳名居正，江陵人，明神宗時相，有才略，任重推，一時稱治。【神宗】名翊鈞，穆宗子，在位四十八年。【同年】

國史補：進士爲時所尙，俱捷謂之同年，按後世舉貢同歲選舉者，亦稱同年。【試帖】唐以來科舉之詩曰試帖。【蘇氏子

由之言】句見蘇轍臣事策。重臣，爲國任重之臣。【霍光】字子孟，漢宣帝時封博陸侯。宣帝幼，光攝朝政，凡六年。卒，諡宣成。

【諸葛武侯】名亮，三國時爲漢丞相，封武侯。卒，諡忠武。【慕容恪】字元恭，前燕慕容皝子。慕容儁稱帝，以恪爲輔國將軍，

封太原王，儁卒，子暉嗣，恪以太宰輔政，符秦憚之，恪卒而燕旋亡。【李文饒】名德裕，唐贊皇人，武宗時相。武宗崩，宣宗立，德裕罷

爲荊州節度使。大中元年，貶潮州司馬，再貶崖州司戶，卒於貶所。【總己以聽】論語：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勢敗

於身後】張太岳死後，爲太監張誠所讒，籍其家。【跋扈】猶強梁也。後漢質帝紀：目梁冀爲跋扈將軍。【安化】縣名，今

屬湖南省。【陶文毅】名澍，號雲汀，官至兩江總督。

陳拜鄉詩序

拜鄉名祖望，紹興人。

歸安孫秋士，震澤張淵甫，會稽陳拜鄉，皆交遊中能詩人也。秋士以名公子而絕意科舉，淵甫善說經，志欲得一校官以就其業，故所作或閒冷孤逸，或清醇淡古。獨拜鄉自年少時，卽以高才爲賢諸侯上客，書奏旁午，下筆如刺蜚繻，時或劇飲，恢音調酣嬉以自適其樂。故其詩清曠邁俗，而殺縛事實，詞與事稱，非博覽精擇，一資爲詩者不能也。君殆有真樂於是，而其他特寓焉者乎！

吾嘗客幕中，與主人燕飲，簫管四合，萬籟屏聲，錦繡豐潤，膩肌醉骨。當是時，客如垣牆，僕如流川，千指萬目，各有所趣，念吾一身，布火切駮我俄駮兩音，樽俎塊然如一槁木枝，委曠野耳，烏覩所謂高臺深池，華鐙明燭者哉？以吾之慨於是，知君之亦有慨於是也，慨於是而詩作焉，其樂也，殆所以忘憂者乎？

會稽多佳山水，六朝人不樂仕者，往往入之；君倦遊久，亦將歸矣。然詩莫盛於唐，而工詩者多幕府時作；陸務觀歸老鑑湖，其詩亦不如成都南鄭中爲極盛。鳥歸巢者無聲，葉落糞本者不鳴，其勢然也。今夫水之歸壑也，其未至則澎音彭湧音湧，雷奔雲譎，及至於壑，則已矣，而觀者遂掉臂而去之，故水而使人驚而樂之，非水之適也，而觀者必樂乎是。天將昌君之詩，則其歸又果可必乎？

【注釋】【歸安】縣名，舊爲浙江湖州府治，今爲吳興縣。【秋士】名憲儀，父兄皆官編修。【震澤】縣名，今併入吳江縣屬。

江蘇省。【張淵甫】名生洲，嘉慶間舉人，有觀妙香齋文稿。曾爲丹徒縣教諭，實副其職。【會稽】今爲紹興縣，屬浙江省。

【校官】卽學官。【旁午】漢書：使者旁午。按：一縱一橫曰旁午，謂縱橫交錯也。今謂事煩雜曰旁午。【刺蜚繡】蜚同飛。狀其

捷速也。【殺縛】言其翦裁也。【駭駭】馬搖頭也。見說文。又高大狀。漢書揚雄傳：崇邱陵之駭駭兮。【陸務觀】名游，宋山陰

人，授夔州通判，因愛蜀道風土，故題所爲詩曰劍南詩稿。官至寶謨閣待制。范成大帥蜀，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人譏其放，因自

號放翁，後致仕，歸鑑湖。按鑑湖，一名鏡湖，在今浙江紹興縣南。【成都】舊府名，屬四川，民國廢府爲縣。【南鄭】縣名，舊爲陝西

漢中府治。【澎湧】水貌，一曰水聲。

書後漢書後

後漢書，宋范曄撰。

古姦民爲亂者多矣！毒官吏，迫饑寒，挺刃而卒起；及名捕嚴急，則求黨與索，隨和以自救；皆事勢之常態，要未有無所激發，處心積慮，立教以惑民者也。其有是者，蓋起於東漢之末，而大盛於魏晉之閒。嗚呼！教之名，民所不易受於長上者也，而匹夫能得之於鄉里，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

今夫民之生也，耕而食，織而衣，貿然相往來，不知有士大夫聲名文物之樂；又非如富厚有力者，有鳴鐘連騎采色視聽之娛，若此者，枯槁寂滅之士，或能堪之，而民固不能樂乎此也。聖人憂之：於是有飲射之典，有儺囊何切蜡音之禮，有月吉讀法之令；奔走之，馳驟之，而不憚其勞拙。其意以爲吾法之可知者，在乎角材能，習教訓，而消息乎時氣；而法之不可知者，在使民回易耳目，震盪血氣，陽遂其鼓舞之情，而陰輯其動而思騁之意，其教如是而已。當漢之盛時，凡鄉射大儺，都肆鄉會，皆太守與縣令親之，猶古法也；法之廢，其東漢之衰乎！嗟乎！此黃巾米賊之禍，所以起而不可禁也。

夫民所樂趨之事，而不爲利導之；草野之閒，必有因民之欲，竊吾意以售其
姦者。其始特出於私立名字，斂財帛，賽會徵逐而已；而其後遂爲有國者之憂。至
於爲有國者之憂，蓋非獨從而和者不樂也，而亦豈倡之者之始願哉？然而勢必
至乎此者，何也？吾爲之說以導之，吾聚之，吾能散之，故其權在上，民自爲聚者，非
法之所許也，民知意不出於上，而恐法及己也，蘇來切鯁然，有與上相持之心，其
勢遂聚而不可復散，故曰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

昔子貢觀於蜡，以爲一國之人皆若狂，夫至於一國若狂，雖後世聚衆之盛，
無過於此，而聖王行之。孔子曰：「張而不弛，豕音文武弗能也。」夫文武所不能者，
而後人能之，必其民皆標枝野鹿，如上古之不相往來者而後可也，而豈有是理
哉？

嗟乎！權出於上，而黨錮清流之禍成；權出於民，而左道亂政之禍烈。然則以
王者之權，而謂教化不易興者，則妄矣。

【注釋】 【隨和】 隨同附和也。語見漢書。 【飲射】 鄉飲酒，鄉射禮。詳見儀禮。 【儼蜡】 儼，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

掌之。蜡，年終祭名。周曰蜡，秦曰臘。 【月占讀法】 周禮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按月吉，月朔也。 【黃

巾】 東漢靈帝時，鉅鹿張角以符水咒說療病，號太平道，遣弟子轉相誑惑，衆至數十萬，起而爲亂，著黃巾，謂之黃巾賊，皇甫嵩討平之。

【米賊】 三國志：張魯祖父陵，客蜀，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世號米賊，後世所稱天師張道陵即此。 【鯁鯁】

恐懼貌。 【一國若狂】 禮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子貢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又子曰：「張

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按此數句，亦論蜡事。 【標枝野鹿】 高枝曰標。莊子：上如標

枝，下如野鹿。 【黨錮】 東漢桓帝時，宦官勢盛，李膺等疾之，捕殺其黨，宦官乃言膺等與太學遊士爲朋黨，誹謗朝廷，辭連二百餘人，

禁錮終身，靈帝時膺等復起用，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事敗，膺等百餘人皆被殺，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後漢書有黨錮傳。 【清

流】 唐末朱全忠殺宰相裴瓌等三十餘人，李振謂全忠曰：「此輩常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見五代史。 【左道亂政】

禮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

書莊子後

莊子，書名，周莊周撰，都十餘萬言，自漢藝文志以來，皆列於道家，唐天寶元年，詔號爲南華真經。

嗚呼！莊子之意隱矣！夫不知泰山之爲大，烏乎以秋毫齊之？不知彭祖之爲

壽，烏乎以殤子齊之？齊之者，言乎其不齊也；不齊而必且齊之，其心固無如其不

齊何也。

吾觀周之立說，多以王公大人爲之質，而折之以匹夫；其廣已造大，與王斗顏觸觸音之徒無以異；特詞不同耳。戴晉人之說魏侯瑩是已。必推遠之至於無垠，銀音而反視魏在若存若亡之間；則其視魏也，不已重乎？蓋周之爲人，於富貴利達之見，固未能忘於心，而儀秦妾婦之道，又所不爲；故汪洋自恣，務爲伸彼屈此之言，以自適其意，亦重可悲矣！

莊子者，文之工者也。以莊子爲言道術，非知莊子者也；而世之言莊子者，必以道歸之，曰：「莊子者，浮屠法之所祖也。」又曰：「孔孟之徒也。」凡宋人之所爲說，悉舉而曲傳之。莊子曰：「如是則理精。」夫書自六經以外，其理之純而無疵者寡矣！冒天下之不韙，偉音而必快其意之所安，立言者固時有是。若行不至周孔，文不至六經，而以中庸自居，是選通奕音不自樹立者之所爲，非所謂雄俊之君子也。不然，則言之純，義之精，未有如今所謂制義者矣，而豈得謂立言乎哉？

莊周也，屈原也，司馬遷也，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皆怨悱數尾切之書也；然而莊子之怨悱也隱矣。

【注釋】泰山彭祖等句按莊子有齊物篇。彭祖即鍾繹，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或曰卽老子，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

【殤子】未成人而死殤謂之。儀禮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

【王斗顏闕】戰國時齊之高士。【戴晉人說魏侯瑩】見莊子則陽篇。

【無垠】垠，限也。楚辭：其大無垠。【妾婦之道】孟子譏張儀蘇秦，以順爲正，妾婦之道。【浮屠】佛也。【不肆】猶言不是。

【選奕】柔弱長怯也。漢書：恐議者選奕。【屈原】名平，別號靈均，仕楚懷王，爲三閭大夫，掌王族三姓，遭讒見謫，作離騷及漁父諸篇以見志，自沈汨羅江而死。

淮南子書後

淮南子，書名，漢淮南王劉安撰。漢志有內外篇，今所傳二十一篇，其內篇也。

淮南子剽匹妙切竊曼衍，與安所爲文不類，然自呂氏春秋外，存古書者莫多

是書，非東漢人爲之，決也。惟天文訓所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四分曆，章帝始行之，其二十四氣，亦與東漢更定者同，豈亦有後人附益者與？

孔子曰：「信而好古。」豈不以非信之難，能辨其爲古者難歟？昔柳子厚謂：「列子書，質直少僞作，莊子多本之。」夫列子剽莊子者耳，其書非莊子及諸子書所有者，文氣皆甚卑，不類周秦時文，而以爲莊子之所從出，疏矣。樸學之士，好是古而非今，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不根者攬其詞，味沒其終始；子厚固非二者之可倫比。其言鵷冠子剽賈誼賦入其書，信當矣！而顧失之於列子，何哉？

【注釋】【呂氏春秋】秦呂不韋著。【四分曆】後漢章帝元和二年，上命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作四分曆，施行之。

【二十四氣】玉海：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又每月二氣，在月首者爲節氣，在月中者爲中氣。禮月令疏：漢時

以鶯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漢末劉歆作三統曆，改鶯蟄爲二月節，雨水爲正月中。【柳子厚】名宗元，唐河東人，文章與韓

愈齊名，由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列子】周列禦寇撰，然書中多稱子列子，必爲傳其學者所

追記。晉張湛爲之注，凡八卷。【樸學】見十經齋文集序注，此則猶言實學也。【味沒】柳宗元文：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昏氣

出之，懼其味沒而雜也。【鵷冠子】書名，凡十九篇。漢書藝文志注：謂爲楚人，居深山，以鵷爲冠，故名。

書復社人姓氏後

明天啓時，張溥等十餘人，集台南北各省文人，會於吳郡，繼東林以講學，取興復絕學之義，名

爲復社聲勢甚盛。福王時，阮大鍼以報復私怨，盡逐復社主盟陳貞慧等，見吳偉業復社紀事。

右復社人姓氏一卷，朱氏彙尊得之，而藏於曹氏寅者。首順天，次應天，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河南，山東，山西，四川，至少者廣西一人居其末；凡二千二百五十五人，其人其地，或遼遠不相及，其名而可知者，又不能十之一，嗚呼！濫已！

夫君子相游處，講說道藝，名高則黨衆，黨衆則品淆。蓋必有人爲吾取怨於天下，而激吾以不能庇同類之恥，故有爭；爭則所以求勝之術，或無異乎小人，而所營救者，又不必皆君子，而君子遂爲世之詬許候切病。傳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豈不諒哉！

當黨禍方急時，婁東張氏走急卒京師，致書要人，起復周延儒，事乃解。夫延儒卽不相，固無救於明之亡；而張氏之所以傾時相者，有異乎其禍黨人者邪？余觀幾社源流一書，言明季甚夥，然頗疑過其實。范蔚音蔚宗傳黨錮音錮也亦然。夫漢

與明皆受禍於宦豎，而東林與黨錮偏受其名；文人矜夸，能震動奔走天下，多浮語虛詞；而有國者或欲出全力以勝之，其計左矣。然以一時之習尚，使後世謂士氣不可伸，而名賢亦爲之受垢；馴至清議不立，廉恥道消，庸懦無恥之徒，附正論以自便；則黨人者，亦不能無後世之責也夫！

【注釋】【應天】唐爲江寧郡，明改應天府，太祖定都於此，後稱南京，清改爲江寧府，今改爲縣。【婁東張氏】張溥，字天如，

明太倉人，崇禎進士。太倉在婁江之東，故曰婁東。

【周延儒】字玉繩，明宜興人，萬曆進士。崇禎初拜大學士，善伺意旨，莊烈帝甚

信任之，爲溫體仁所排，引疾歸，體仁敗，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並以媚嫉稱，一時正人鄭三俊、劉宗周、黃道周等得罪，溥

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聲聲。延儒以爲然，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爲謀，帝乃詔起延儒，復爲首輔，然引

用皆罔利之人。清兵略山東，延儒請視師，駐通州，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論功加太師。旋延臣及中官盡發其軍中事，劾其十大罪，削

職賜死。【幾社】與復社同起，除講學外，不問外事，如夏允彝、陳子龍等，乃創此社者也。按本句幾字，疑復字之誤。【東林】明萬

曆間，無錫顧憲成與高攀龍重修宋楊時東林書院，講學其中，聲勢甚盛。迨魏忠賢亂政，諸人力與撻社，惟賢奸糺雜，小人伺隙，黨禍大

興，誅斥殆盡，籍其名下。崇禎初，忠賢伏誅，而閣黨餘孽，彼此報復，明亡後已。清陳鼎有東林列傳二十四卷，凡一百八十餘人。

書毛鄭異同考後

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但稱毛公不名。鄭玄詩譜：稱大毛公小毛公，

據陸璣草木蟲魚疏：大毛公爲毛亨，漢魯國人，小毛公爲毛萇，漢趙國人。今所傳者，卽漢志之故訓傳。四庫提要，定爲毛亨撰，目

鄭玄爲之箋，齊魯韓三家之詩遂廢，獨存毛詩。唐有孔穎達疏，共四十卷。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

九章算術，所止有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等。

唐人爲鄭注疏者，曲傳鄭氏，後世言漢學者，彌甚矣。康成之箋毛傳也不然，非獨於毛公也，杜子春鄭司農何休等，皆於康成爲先輩大師，未嘗苟同以尊經也。

夫經者，羣言之君也。事君而黨其貴戚大臣，則必謂之導諛之人矣，至言經而不知此也，曰不倍師，然則漢之師固尊於經乎？

徐子季雅取毛鄭訓詁之異同者，比而錄之，閒附以己意，亦樸學之一助也。竊異夫爲康成學者，有異夫康成之用心，書以發之。

【注釋】【唐人】指孔穎達。

【箋】表明書意，記識其事，曰箋。

【杜子春】後漢河南緱氏人，治周禮，鄭衆賈逵受學焉。

【鄭司農】名衆，字仲師，東漢開封人，明三統曆，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章帝時爲大司農。

【何休】字邵公，後漢任城樊人，

作春秋公羊解詁、公羊墨守、左氏青盲、穀梁廢疾。

書方植之書林揚鱗後

方子之爲此書，其說既盛美矣。曾亮請引伸其說曰：唐之前，人品之邪正，政事之是非，較然分明；未有一人之身，乍賢乍佞者也。唐以後，朋黨相傾軋。札晉明以後，師生相救援，各有私說，傳之稗官；傍卦切而愛憎勝，名實淆矣。其人大都身居貴游，號習掌故，草野之士，無由辨其僞真；而究之爲此書者，皆黨同伐異，不學無術之人也。

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數大案，讀史者於正人君子，俱不能無遺憾焉！雖完人實難，亦邪說亂真，有中於人心之先入者矣。

宋人謂子弟讀世說，則驕蹇。居僂切易生。夫世說之失，不近人情而已；唐人重

科第，一時學士著書，多以先輩行卷師生衣鉢爲美談，一第之得失，有死生以之。

者，豈必其情事之實然，亦冒得者之自爲夸毗而已。然庸鄙之說，遂錮溺於人心，以至於北夢瑣言、文昌雜錄、唐摭言等書，其人皆當戎馬倥傯，總國祚顛沛之時，而沾沾於人士之一第，豈非廉恥道息，而爲無學識之尤者哉！爲史者或取而錄之，其是非之倒置宜矣。

【注釋】【朋黨傾軋】唐穆宗時，李德裕與李宗閔、牛僧孺有隙，各立朋黨，互相競爭，前後殆四十年。【師生救援】謂東

林復社幾社入黨者，皆互相救護，可參觀前注。【稗官】小官也。漢書：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貴游】周禮師氏：凡國之貴也。

子弟學焉。注：王公子弟無官司者。【掌故】國家之故實也。史記：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按：今統謂一國之曲章制度曰掌故。

【不學無術】漢書霍光傳：光不學無術。宋張詠謂寇準曰：霍公傳不可不讀。準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牛李】謂僧孺德裕。【紹述】宋哲宗徽宗紹述神宗之政，即王安石新法也。高太后既崩，哲宗親政，章惇爲相，改元紹聖，盡復熙豐之政。徽宗初即位，向太后同聽政，罷之。後徽宗用蔡京，復行新法，史家稱爲紹述之政。【明數大案】一爲神宗時，忽有

男子張差持挺入宮，被執殺之，是爲挺擊之案。一爲光宗即位後遇疾，李可灼進紅丸，帝服之而崩，是爲紅丸之案。一爲光宗崩時，李選

侍在乾清宮，意宗既立，大學士劉一燾等恐其干預國政，移選侍於曠轡宮，是爲移宮之案。【世說】世說新語，書名。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所紀分三十八門，起後漢，迄東晉，皆軼事瑣語，小說家言。

【行卷】宋程大昌演繁露：唐人舉進士，必有行卷爲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衣鉢】僧家師弟相傳授之具也。衣謂袈裟，鉢謂飯器。高僧閑話：六祖衣鉢。按：今凡師弟相承，皆曰衣鉢。【夸毗】

書方植之書林揚燿後

卓屈以比附人也。詩：無爲夸毗。

【北夢瑣言】宋孫光憲撰。

【文昌雜錄】宋龐元英撰。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撰，詳唐

代實舉之制。

【恣憊】事迫促也。孔稚珪北山移文：牒訴恣憊裝其懷。

書守濬記後

濬，縣名，舊屬河南衛輝府，今屬河南省。

嘉慶十八年，桂林朱鳳森爲濬縣令，以守城功，賞同知銜，此書鳳森所自記也。

是役也，滑縣令強克捷以九月五日前捕得李文成；以七日其孥被戕於馮克善，而滑縣失。初八日圍濬，十七日河北邑鎮將以官兵至，解賊圍，十二月，大兵復滑城；而賊首林清於九月十五日謀變京師，先伏誅。

曾亮曰：天道神明，豈不信哉！國家之厚得天助也，有由然矣。古大亂之成，常出始事者所不及料，迫饑寒而亂，其亂必成；非是，則謀雖密，黨雖衆，往往以期會乖悟，而洩，不必有良將重兵，堅城深池而敗；天之心以爲上無所以致之，

乖悟

悟，諷字音誤。

而洩，不必有良將重兵，堅城深池而敗；天之心以爲上無所以致之，

而樂禍者罪在下也，不得與迫饑寒而爲亂者比。是以長國家者，恤民爲心，有萬年之基。

【注釋】

【桂林】縣名，舊名臨桂，爲廣西省治。

【同知】舊官制，府州置同知，於府稱同知，於州則省稱州同，爲縣令之升缺，今廢。

【強克捷】

清嘉慶十八年九月，教匪擾河南滑縣，先是滑縣老岸地方，有黃興宰黃興相兄弟，並宋姓爲首，興天理教，亦名八卦

教，愚民苦胥吏者，爭與焉。而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爲之首。文成黨數萬，清則賄通內侍，將樂帝辛木蘭秋彌時，伏莽行在滑

縣知縣強克捷聞之，密封大府，請兵掩捕，皆不應。克捷乃捕文成下獄，刑斷其脛，其黨遂聚衆三千破滑，出文成於獄，強克捷死之。按滑

縣所屬同潘縣。

【大兵復滑縣】時官軍併力攻剿，逆首李文成縱火自焚死。又捕獲其黨馮克善。【賊首林清二句】時教

首林清使其黨二百餘人潛入內城，得內監鄉導，已知大內所在，而誤由尙衣監斬關入，侍衛急閉門，衆至不得入，爲禁兵所敗，教黨先

後就擒，又擒林清於黃村，斬之。

石瑤臣傳書後

昔太史公傳循吏，自春秋盡周末，幾數百年，然爲之傳者，四五人而已，何其難也。蓋有其人而事不傳者多歟？如麴令何易于，使無人焉，見於詩歌文字，亦沒沒

於後世矣，居高明者易彰，而卑困者寡述，勢固然歟？或曰：循吏者，心乎民而已，智名勇功，非其所屑計也。任峻、鄧艾、杜元凱之流，其興利與召信臣等，而功名之意居多焉；君子亦探其心，而不欲與以是名，則副乎循吏之名者，蓋其難哉！

近今之世，吾得一人焉，曰石家紹，字瑤臣，翼城人，道光二年進士，官江西知縣，終銅鼓營同知；自大吏僚友摺紳先生士民卒隸，無不以君爲循吏也。入都時，除夕飲余齋中，論史記不絕口，問君所行事，則笑謝不自言。及卒，見其友所爲傳，皆爲民吏者所當爲，人或怠焉，僞焉，獨力誠行之以盡其心。

河西嘗大饑，錢粟未辦，而饑民集西山者已數萬，齊聲呼賑，巡撫署屋宇皆震，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檄石令。」石令至，萬衆皆迎伏跪拜，曰：「願聽處置。」是賑也，得緩而無變。夫啼呼搶攘之時，見一人則帖然服者，惟嬰兒於慈母則然；而君能得之數千萬洵洵饑迫之衆，且君之於民，非能解衣而徧衣之，推食而徧食之也，而若此何哉？夫殊尤卓絕之行，固倫常所宜有也。至父母於子，雖極其情

而不足爲異；故雖以君之爲吏，亦特盡子民者所當爲而已。然而非父母其心者，則不能爲，此君所以得此於民者歟！

嘗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傭者乎？」故自號曰民傭。嗟夫！父母之保抱其子者，蓋曰爲傭而不自知也，是則君所以自處者矣。

【注釋】

【循吏】

史記有循吏傳。

【麴令】

唐麴信陵爲舒州望江令，有惠政詩一卷。

【何易于】

刺史崔朴春遊出

益昌，索民牽挽，易于腰笏引船，朴驚問，對曰：百姓春耕且蠶，不可役，惟令無事，可任其勞，朴大慙，疾驅去。

【任峻】

字伯達，漢中牟人，

從曹操爲興農中郎，募民屯田，卒諡成侯。

【鄧艾】

字士載，三國隴陽人，史稱其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又嘗躬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

相感，爲之盡力。魏伐蜀，艾督軍自陰平道入，蜀平，爲鍾會所構死。

【杜元凱】

名預，晉杜陵人，拜鎮南大將軍，伐吳，平之。其爲河南

尹時，嘗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漫海諸水，以浸原田萬餘，公私利之，號曰杜父。

【召信臣】

漢壽昌人，爲南陽太守，爲民興利，教化大

行，號曰召父。又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

【翼城】

縣名，今屬山西。

【銅鼓營】

地在江西省，舊置銅鼓廳，今改縣。

【洵】

人衆鼓噪之勢。蘇軾賦：息洵洵於羣動。

【解衣二句】

史記：解衣衣之，推食食之。

葉耳山遺稿書後

葉耳山遺稿書後

葉耳山，名怡，上元諸生。余年二十餘，交管異之，聞其名，與同遊城西小盤谷諸山，飯其家，夜半而別，其所居僻遠，余時出游不常見。

道光二年自京師歸，訪其鄰，則耳山死矣。或出書一卷授余曰：「此葉先生所遺者。」問其室家，曰：「先生無室家也。」蓋其課徒所入，足自給而已，若畜妻子，將求人，則不爲也。同時黃蛟門亦諸生，與耳山相知，而行相似，皆閉戶自苦，亦各自得也。余家固貧，然未若蛟門甚，每見其衣履寒敝，而神形怡然，輒以自失。與異之談甚歡，余至，或時避去，吾甚望以流俗疑我也，然心益賢其人。

耳山遺書，有燕石序，詞意奇詭難識，其詩之佳者，余能誦之。蛟門所遺，余無有見者矣；獨異之嘗稱其詩。二人雖皆不欲以文詞名，而憶之至今不能忘，豈非以其人哉？

夫安貧固士之常行也，自士之失其常者多，遂以常者爲異，而兩人固未嘗自異也；然不謂之難焉不可矣！

嗟夫！此兩人之行，余皆得於異之；異之亡，雖有賢如兩人者，吾猶得而見之焉否邪？

【注釋】【管異之】名同，清上元人，道光舉人，著有因寄軒詩文集。【吾甚望句】望作愆字解。

管異之文集書後

曾亮少好爲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固不快邪？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余遂稍學爲古文詞，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駁見，武其冠，儒其服，非全人也。」

余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嗚呼！今異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爲吾言之。余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

益念異之不能忘。

異之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今巡撫安徽鄧公，刊其遺文，命曾亮爲之序，乃書疇昔論文語於集後，以誌吾悲。

【注釋】

【駢體文】

即偶句之文，古文無駢散之分，六朝初唐，專用偶句，韓愈氏起，懲其駢麗之弊，以氣勢行文，自是有駢散之名。

清李兆洛有駢體文鈔，自秦迄隋，凡三十一卷。曾燠有駢體正宗，凡十二卷。

【今以玉冠之】

史記：絳侯灌嬰等咸讖陳平曰：

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注：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

【哀江南賦】

庾信，字子山，南北朝新野人，初仕梁，居

江南，梁亡後，乃爲此賦。

【報楊遵彥書】

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徐陵使於齊，拘留不遣，致書於僕射楊遵彥不報。按楊名

楷，小名秦王，北齊人，爲孝昭帝所誅。徐陵詳下。報，當作致。

【徐庾】

徐陵，南朝陳鄉人，字孝穆。庾即信，文章並豔麗，世稱徐庾體。

上方尙書書

方名維甸，號葆巖，字南綸，李文成據滑縣，適丁母憂，仁宗令其墨經從戎，署直隸總督，嗣因賊平，回籍守

制。

竊念國家熾

昌志

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於今。東西南北，方

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省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懍懍，殿陛

若咫尺；其符檄亦讀如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揉柔音制若子孫，非從中覆者，

雖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倫比；而曹州長垣諸賊，敢以狐鼠嘯聚，潛行突發，輒輕入重地，驚犯闕廷。賴雷雨助威，臣士協力，兩日一夜，斬殺痛斷，天子爲之震悼，下哀痛之詔，公卿恐懼，有識之士，莫不悽慘傷懷，奮臂欲起者；而餘賊猶盤桓窟穴，屠殺守宰，抗拒大軍之兵仗，此特萬死出一生之計，豈果能竄據一郡縣，遷延歲月，爲肘帶音腋亦音患哉？然賊雖冥頑，必有恃而敢動。方今官吏皆習故態，雖小利害至微淺，輒袖手委重律令，不一任勞怨，爲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無奇，奸人所樂窺而無憚者也。

今明公奉天子詔，往破賊，金鼓一動，畢授天討，無足慮者。然愚以爲要在破崖岸，用望外之賞罰，一切以盡人才爲先，鼓衆心爲本，誠如是，推之天下可也；況區區之寇，然非明公，其誰行之？亦誰爲言之者？冬深益寒，伏祈自愛，以壯三軍之心。

【注釋】【咫尺】

左傳：天威不遠，咫尺。按八寸曰咫。

【曹州長垣諸賊】

曹州，舊府名，屬山東，民國廢，今荷澤縣其

舊治長垣，縣名，舊屬直隸大名府，旋屬大名道，今屬河北省。嘉慶十八年，教匪林清李文成，聚衆起事，直隸之長垣東明，山東之曹定陶金鄉，同時殺官圍城，作者有書守濬記後。

【崖岸】唐書：鄭彞天性和樂，與人交，持一心，未嘗變節，不爲崖岸，窮絕之行。

覆上汪尙書書

汪名廷珍，字瑟庵，江蘇山陽人，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端。

前由陳中書所遞，至賜書，伏讀數過，鴻章鉅字，光輝薄星辰，聲韻諧韶濩，

郭切

切如高山深谷，猝然臨前，鮮不變色卻步，而蜿

鶻音蟬迤

移音邐

里音

千里始盡，不測其

氣脈之所終，非明公盛德鴻才，達於政治之體要，孰能言之？非謙尊下士，不閒於勢分之遠邐，孰肯爲言之？然則推公之心，其有以卑位自嫌，而不敢自進其說者，固宜得棄絕之罪於大君子，而未離乎卑陋之見者也。

夫君子在上位，受言爲難；在下位，則立言爲難；立者非他，通時合變，不隨俗爲陳言者是已。昔蘇文忠說仁宗以有爲，諫神宗之興事，非更變多而銳氣消也，所值之時異也。賈生一見文帝，而勸以削藩國，係匈奴，知文帝所謙讓者在此也。

故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雖從吾言，必不至過而爲患。不然，則誼者亦冕錯王恢矣；豈惟賈生書之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使遇秦皇漢武之君，則斯言豈不爲禍？

夫言之非其人而爲禍者，得其人卽能爲福；若僞尙書則不然，其時自唐虞至夏殷周之久也，其君自堯舜至大_{秦音}甲之不類也；而其詞茫茫昧昧，惟取寬綽而無疵者，塗附增加，如出一口；雖舉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是之言，卽言非其人而不爲禍，然未可謂之爲知言也。漢哀帝底_{屋音}劇鼎臣，守相有罪，交臂就死，而息夫躬方勸以立威刑。元帝慈愛恭儉，非所難也，失在於不斷不明；而貢禹所陳，皆諱所難而責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爲佞也，而豈知禹之佞，甚於躬哉？

夫言有託於經而甚尊，出於口而無弊，予人主以易緣飾之事，可受之名，而實無益於人國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曾亮嘗持此說以觀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惑於自信，謬於自知，深恐不應經義，違師法，非大君子中正之

道；輒取近作論事二篇，錄呈左右，惟明公不惜教誨而深裁核之。

【注釋】

【韶濩】韶爲舜樂，濩爲湯樂，又湯樂亦名大濩。

【蛻蟬】

盤曲貌。楚辭：乘六蛟兮蛻蟬。

【迤邐】

連延也。梁

簡文帝詩：迤邐觀鵝翼。

【文忠說仁宗二句】

文忠，宋蘇軾諡仁宗名頴，神宗名頤。事見宋史。

【晁錯王恢】

錯以言

削藩國而被殺，恢以請伐匈奴而受誅，皆前漢人。事見漢書。

【僞尙書】

孔安國奉詔作古文尙書傳，未及獻，至晉梅賾始奏之。

後人疑賾僞造，此因當時學風尙而論及之。

【漢哀帝】

名欣。

【底劄】

厚刑重誅也。語見漢書。

【鼎臣】

重臣。

【息夫躬】字子微，漢河內河陽人，以上許東平王雲謀反事得侯，王嘉斥其邪佞。

【元帝】

名爽。

【貢禹】字少翁，漢瑯琊人，

位列三公，數探元帝意上書。

上某公書

某公似指林則徐，林因禁烟事，獲罪遣戍。

久未肅啓，歉然於中；伏計盛暑就道，明公高識遠度，必能坦然。惟順時節宣，加意衛攝爲重。

天之成就偉人，各有意度；如陸敬輿、李伯紀諸公，其困苦冤抑，百倍於閭巷之小民，而天不爲悔，以爲成其名，而增重以天下後世之望者，與郭令公、裴司空

之功成名，立無以異也。

太史公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此猶有競心焉。若淮南子之言，則進乎是矣。「其操之也若發機，其縱之也若委衣。」此則命無如人何耳。不能默默，進其饜飶者爲餽，伏惟亮察不宣。

【注釋】

【節宣】左昭：於是乎節宣其氣。

【陸敬輿】

名贇，唐嘉興人，德宗時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裴延齡所讒，貶忠

州別駕。

【李伯紀】名綱，宋邵武人，相高宗，爲黃潛善等所沮，罷官。

【郭令公】名子儀，唐華州人，仕肅宗朝，平安祿山，史思明

之亂，累官太尉中書令，亦稱令公。

【裴司空】名度，字中立，唐聞喜人，仕憲宗朝，平蔡州，有大功，封晉國公。

答朱丹木書

吳紅生寓中一別，遂不獲攀送，旣喜閣下遷擢，又以相去益遠爲望。今稍近矣，未及馳一書爲賀，猥先賜存問，及薪米之費，以爲可進於古，使得並心力於所業，慚荷慚荷！

曾亮之文，直以無所事事，聊自娛悅，銷暇日耳；以古人期之，非所望也。惟竊

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

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

閣下前任劇邑，治悍民，不尙黃老；今官督糧道，乃尙黃老，此持權合變者也。文之隨時而變者，亦如是耳。附文數篇呈閱，勿以已刊刻而恕其疵累焉，幸甚！

【注釋】【貞元】唐德宗年號。【元和】唐憲宗年號。【嘉祐】宋仁宗年號。【元祐】宋哲宗年號。【韓子】卽韓愈。

【黃老】黃帝老子，皆主無爲而治。

答吳子序書

吳名嘉賓，江西南豐人，道光進士，著有求自得之室文鈔十二卷。

子序同年閣下：兩得手書，並詩文，承起居安吉，於荒漠阻絕之區，能以學術文藝自娛，此之失未必不爲得，要亦非姿力強定者不能也。

曾亮因家眷送女南回，經營同伴者，山東行旅多梗，今到家未來消息，心常懸懸，欲思澂息思慮，細研玩文字，尙未能也；然來詩文亦展讀數過，向於性理微妙，未嘗窺涉，稍知者獨文字耳。昔孔氏之門，有善言德行者，有善爲說詞者；此自古大賢，不能兼矣。謂言語之無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爲言語，亦未可也。莊周列禦寇及戰國策士於德行何如？然豈可謂文詞之不工哉？若宋明人所著語錄，固非可以文詞論於德行，亦未爲善言者也。

昨所示文，其理之當否，無能折衷。若以文論，則閣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勝者也。竊以爲讀古人書，求其爲吾益者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也；專求其疵，則可爲吾益者寡矣。方其得一說焉，皆自以爲維世道防人心也；然人心世道，久存而不毀者，自有在焉。雖朱陸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異，猶未足爲其輕重

也；況所辨有下於此者。或前人所已辨，而不必置辨者，愈少味矣。

疏情之性，自適其適，故所見如是。所示詩，清樸以意勝，近作一首，並往呈覽，當覺其詞費耳。塞外寒，珍攝爲慰！

【注釋】【昔孔氏之門三句】

孟子：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莊周列禦寇】莊周，戰國時楚

人。列禦寇，戰國鄭人，與莊周同時，有列子一書。

【戰國策士】蘇秦張儀等是。

【語錄】釋家有龐蘊語錄，先儒講學，門弟子記

其言論，亦襲是稱，白話敘述，別爲一格。

贈孫秋士序

爲名公子貴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暗昧，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捨去；敝衣冠，獨行市中，斷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今於京師中遇之，亦異矣！

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爲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寫放其貌，忻慕笑抃，而欲從之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寫放其貌，而欲從之遊者乎？有不忻慕笑抃，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

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壽，以見壽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注釋】【正陽門】清京師內城正南門之名，俗稱前門，卽元之麗正門也。【東方曼倩】名朔，漢平原厭次人，善談諧，長於

文辭，武帝時爲金馬門侍中。

贈余小坡之任雅州序

道光元年，余初遊京師，一時交遊，多好古博洽之士，意氣相得甚歡。後十餘年，又來京師，其人或死或歸，或遠宦，或志趣始同而終異者有之；以十餘人之多，而雲卷波徙，遂無復有一人存者，慨然自以爲無復朋友聚處之樂矣！久之得交陳君藝叔，朱君伯韓，吳君子弢；又因伯韓得交小坡，及馮君魯川，王君少鶴；其志趣同而不常合并者，又有人焉；要皆雄俊之士，不妄與可於人者也。

余初識小坡，其貌甚落落；久而情益親，議論益同；其有所作，余未嘗不以爲工，而於余文所可否，未嘗不與我同其意也。蓋自六七年以來，余與數君子游處之適，文酒諷議之歡，曠乎禮而不流，肆於言而不歧，莊莊乎其相推，儻然而無所隨，雖昔之意相合者，其樂蓋無如今日之盛；而數君子外，增一二人焉，而亦不可得，則甚矣友之難，而斯樂之不可忽也！

今歲二月，小坡以朝命由戶部郎中出守雅州，同遊者甚，祝其行，而又惜其去也。嗟夫！樂其留而不樂其去者，孰有甚於余者乎？又孰有甚於小坡與余者乎？然其如小坡何哉？避外而惡難，政不得試乎民，祿不得贍乎親，豈士君子之所以自處者乎？豈朋友望於所親厚者乎？又豈吾友所以自慰其親戚父兄者乎？吾且於其行何哉？然則自今以往，諸君子皆有不能久縻於茲者，孰先去乎？孰後處乎？其終離乎？其復合乎？余其儻叔音然於四虛之途，而去人日遠也夫！

【注釋】【儻】疾急也。【四虛】莊子：儻然立於四虛之道。

送張梧岡序

法之正，千古不易，而用法之術，今古不同。古爲令者，百里之內，刑政自專之；通經術習名法者，得自辟爲曹掾緣去聲，逐捕吏兵，不待索而具；下有嗇音色，夫鄉老亭長上聲分其職，而上獨一太守仰其成。其權專，其勢便，故事易行，文易文，武易武。

也。然終漢之世，循吏不過數人，而多以鷹鷲毛擊爲治；此無他，威生於易行，權便於獨斷；法不足以治人，人失而法隨之；故能守法以便民者，古循吏也。

後世之制，大吏多而小吏少；令下有丞尉，備員而已；而有六七級之上官，遞臨其上。士分於學，而官師不相兼；兵分於營，而文武不相屬；所指揮獨有胥吏，皆恆產世業，自爲授受，非官所得專；上下之情，途人無以異；其權分，其勢格，雖武健恣睢許規切之人，不得顯肆其暴；此制之所爲得也。然人不足以勝法，及法敝而人亦隨之；其有能執法以安民者，則今之循吏也。

然則若之何而執之？曰：今之法，固足以困賢者，不得行其意矣；其藉法以行私者，固未絕於世也。然則法所能困者，吾意之苟可以止而止者也；吾意不以苟可以止而止，法固不能吾困而爲吾用，執法者亦善其術焉而已。

吾友張子梧岡，謁選得仁化邑，將行，或告以地近南海，俗悍輕，宜克以剛者；然循吏者循法而已，法如是，何名爲剛哉？不善其術而有意於剛，又非所云能執

法者矣。昔人論書謂結字今古不同，而執筆千古不易，法亦猶是也。梧岡賢者而深於書，則於是必能推而合之。

【注釋】

【曹掾】佐貳官也。

【嗇夫】鄉官。管子：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教。

【鄉老】官名，周禮地官之屬，二鄉則公一

人，與鄉大夫禮賓賢能，以獻其書於王，退而行鄉射之禮。

【亭長】秦漢之制，每十里一亭，亭有長，掌捕盜賊。

【仁化】縣名，屬廣

東省。【南海】廣州韶州潮州惠肇慶南雄諸府州，及高州府北境，廣西舊平樂府東境，梧州府東南境，秦置爲南海郡，按此指廣東

省。【結字今古不同二句】見趙子昂蘭亭序跋語。

送韓珠船序

國家暢威德，西北控數萬里，而東南極海，所界蕃國，朝貢及市易，罔有不恭，動靜作息，視我頤指，惟英吉利以醜夷，顛顛居西海陬芒，不知中國廣大，嗜利昧生死，越國萬里，蹕音掉一船環叩海疆，詐言求市，驚恐民吏，邊疆吏將，以闌入邊關罪罪之，當也。天子獨察其胡賈行無遠識，含養以禽獸土芥，不以生喜怒，藝我兵械，一使其言塞事阻，遷延卻退，常以無事。

夫夷情之強弱馴暴，惟家南海久與爲市者習之深，苟其有利害也，必先受。惟能言者不能知，能知者不能言，入於士大夫之耳，則懸隔漫度，妄生形聲，亦其宜也。

吾友韓珠船侍御，胸臆高遠，當官有聲；一旦乞假歸，定省於南海，交遊之士，皆祝君之壽，其親而來朝疾也。昔合河孫文定公，嘗徒步遊東南山水數千里，風俗人事政教之所宜，履行周咨，故後所建議，深植治體。今君之歸，其道途皆文定故所遊處，而習復舊貫，視昔賢較深，吾尤願其登之朝而爲天子獻也。

夫風俗人事政教之善弊然否，是朝廷所待言於諫官者也；區區一醜夷之情狀，誠不足以設心；然知之而能言之者，莫君若矣！吾將詢於其來，以解羣惑，書以志之。

【注釋】【蕃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市易】

宋王安石新法，有市易法，此則通商互市之意。

【願指】見臣事

論注。

【阪芒】猶隅角也。

【蹕】踰越也。

【孫文定】

名嘉謐，字錫公，山西合河縣人，嘗上三習一弊疏，雍乾時，有直臣之稱，官至

送周石生序

爲言官於朝廷求言如不及之時，奮白筆書盈尺之紙，爲國家陳民俗所急，及封疆郡縣吏能否得失之所宜；朝入而夕報可。所言非，則天下受其病；卽所言當，而天子爲之發信臣，封密詔，官馳吏奔，往返萬餘里，自畿輔及山海下縣，惴^切惴然不知雷霆斧鉞之所向，其關於人心輕重如此。非出公忘私，盡掃刮同異恩怨，屏置城府外，不足稱朝廷委任寄耳目之意。卽出於公無私，而不能遠覽情事，洞合內外；一旦投身事中，地親事迫，違變不得如意料，始喟然嘆立言之不可易，雖賢者亦往往有是。

吾友石生，自幼同書硯，識其性情；今數十年，無少變異，忠恕純白，文圓質方，不激不隨；故爲言官者今四年矣。所建白皆益事就功，不屑矜^音懣^音中傷，及斷爛

無情實之言，塞言責以自快。天子嘉之，特授爲蘭州道，封疆之任，兆其基焉，而君夷然充然，無稍喜戚於其心。蓋昔所見之言者，今且自實之，故有深念而無夸容。而君之言事也，必度之己所能爲，與不能爲，故有定心而無驚色。公之屬也，明之充也，以行政庇民，計有餘矣。君將行，告曾亮曰：「贈必以言。」乃書君所能於前者，以徵其後。

【註釋】【城府】喻隱蔽之處也。宋史：傅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矜懷】懷，很也。史記：人民矜懷，好氣任俠爲姦。【斷爛】王安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蘭州】府名，舊爲甘肅省治，民國廢，今皋蘭縣其舊治。

贈林侍郎序

林名則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曾任江蘇巡撫，仕至雲貴總督，卒諡文忠。

國家歲漕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千里，夫役平價，關津轉般北潘切費，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吏不能給，則取贏於民田之兩稅。取贏不可以正告也；則視民之強弱爲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雨收穫之不

時，官民望空，而責漕者益急；乃假貸息錢，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失足一蹉跌，沒齒不振。卽不若是，歲暮漕事起，皆懷冰臥薪，惴不自保；民事一切修廢利害，孰可緩急輕重，漫不敢訾問。春氣動，糧舟舉行；始僚友相賀勞，得保符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是。惟明哲公溥體國之重臣，深權密幾，調陰劑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游寬舒，應務有餘；然後能勤民急公，豐財和衆，禮俗達而政教成。

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十月交，寶穡將薦，報災過期；而下鴻自天，漂我中田，渾渾泡泡，穀沈穗漂，田叟悼心，官吏灰氣。公乃破成例，告災，請減漕數；其書深婉震動，蓋陸忠宣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是豈務盡下爲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寧權濟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豐豫之氣；大臣之心，固宜如此也。故能上動天鑒，下蘇民生；官清吏安，家老甘寢。連年以來，嘉生順成，風魚不災；貨商流賍，異音疵厲寢伏。人知公撫吳之勤，休聲美實，洋溢羨衍；而豈

知勞身焦思，獨運於衆人所不見者哉？

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禮成將歸，三吳之士大夫，莫不進謁於門，某以部民後進，得望見顏色，輒宣盛德，以爲覲歸之獻。

【注釋】【般】移也。

【乾沒】此作侵冒他款解。

【兩稅】

即今上忙下忙。

通考：唐德宗時，楊炎爲相，作兩稅法，夏輸無

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林中丞】文忠任江蘇巡撫，具報災之奏，有書賸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夜聞風雨之聲，難安枕席等語。

【陸忠宣】唐德宗時人，名贄，字敬輿，有奏議行世。

【文忠】宋蘇軾諡。

【甘寢】

莊子：孫叔敖甘寢而郢人投兵。按：猶言酣

眠。【流馳】重疊增益之也。漢書：無所流馳。

總兵劉公清家傳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終總兵，然人皆呼爲劉青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

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遷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閒。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名，戰，人

莫爲用，故遇公輒逃。睿皇帝知之，由南充縣驟遷至建昌道，賞戴花翎；後屢起屢躓。

先是，上以賊久未平，有進招撫之說者，試行之；經略大臣念撫賊莫如公宜，隻身入賊營，數返，三槐遂降，而冒功者詭言生得之。三槐誅，他賊首疑憚不出，故功不時就；而官兵持剿撫兩端，戰不力；然賊卒深信公，前後降黨與二萬人。及行堅壁清野議，上命經略大臣一委公，賊卒由是破；散捕餘匪，裁撤鄉勇，公功爲多。八年大功告成，入覲賜詩，取民所呼青天者以爲句。由四川按察使，改山西，遷布政使，以屬吏事，責授刑部員外郎，轉山東鹽運使，時嘉慶十七年矣。

逾年而教匪朱成良陷曹縣定陶，公自請從戎，以官兵五百，敗賊於鬃

音紡同仿

山，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廟，殺賊二千；餘賊保扈家集，於曹縣樹土牆，荆棘四周，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稍逸者；南北官兵至，合擊之，誅賊首朱成良王奇山，賊在山東者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一月賊

平

公之破扈家集也，上諭曰：「劉清年逾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賞布政使銜，及玉鞞音大小荷包。」至是遂授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戴留山東鹽運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登州鎮總兵，復改曹州鎮總兵。

今上即位二年，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終於家，上深惜之！子廷榛先候選知縣，乃官其孫熾昌兵部主事，瑩舉人，尋賜祭葬。

論曰：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二人：岳公鍾琪，楊公遇春也。布政使改總兵，惟公一人。公軍中久，坦率厭苛禮，改是官，未必非意所便也；然復定陶時，專將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註釋】

【廣順】

舊爲州，屬貴州貴陽府。民國改縣。

【拔貢生】

清制，每十二年，學政選拔在學各生中文藝之優

者，貢諸京師，曰拔貢。

【青天】

王三槐俘至京，廷訊，供言官逼民反。帝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邪？對曰：惟有劉青天一人。

【達州】

今改達縣，舊爲四川綏定府治，今屬四川省。

【王三槐】

嘉慶初，三槐爲白蓮教匪首。

【南充】

縣名，屬四川省。

【廣元】

縣名，屬四川省。【睿皇帝】高仁宗也。【建昌】屬四川舊寧遠雅州二府轄地，清設道員，駐雅安。【經略大臣】明清用兵

時特置之官，在總督上，時任經略者，旗人勸保也。【堅壁清野】壁，指堡壘，堅壁而後兵有所守，清野而後賊無所獲。嘉慶四年，合

州知州龔景瀚上此議，命行於川東川北，次行於陝甘湖北各省，先後三四年，堡寨先成，敵黨以次銷滅。【鹽運使】清時鹽政之

長官。【曹縣定陶】皆縣名，屬山東省。【髡山】在定陶。【韓家廟】在山東單縣境。【破扈家集】在嘉慶十八年十

月。【滑縣】注見書守濬記後。【下鞞】即干搬指。【登州】府名，屬山東，民國廢。今蓬萊縣其舊治。【主事】部屬官。

【岳鍾琪】號谷齋，清蘭州人，康熙雍正時征西藏青海有功，乾隆時又招降金川，官至川陝總督，封威信公，卒諡勤。【楊遇春】

字時齋，清之慶人，嘉慶時平川陝楚教匪有功，歷官至陝甘總督，封一等昭勇侯，卒諡忠武。

王剛節公家傳

英夷擾海疆，廣東福建死事者數人；惟浙江定海陷，王剛節公與兩總兵皆力戰，殺賊過當，以無救遂敗，人尤惜之！

公諱錫朋，字樵慵，順天府寧河縣人。少雄武，有俠氣，以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城守遊擊，攝慶陽營參將。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拐至回

莊戰疾力，矢殫其酋，賞戴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陷堅，賊阻渾河沿，從大軍閒道渡河，入喀音什噶音爾城，進取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音皆有功；別將獲賊目玉努斯。十二年，猺民趙金龍亂湖南，殘常寧新田；公以臨武參將，從提督羅思舉破賊羊泉街，首逆誅，別將逐賊高家坪，音大捷，回就大軍楊家園，圍賊殲之；賞銳勇巴圖魯名號，擢寶慶協副將。

時廣東猺亦煽音動，趙仔青進擾湖南，兩廣總督檄以兵控兩省中地，殺賊背江口；至濠江口，又破賊銀匠衝，獲其酋旗，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赴廣東大軍，戰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蛇兒嶺，奪馬鞍山，遂平五排猺。又從軍定蓮花汛冷水衝金竹根桃花衝紅泥田各猺，及排後猺，亦就擒服。擢福建汀州鎮總兵。服闋，改壽春鎮總兵。

自遊擊從楊忠武定回疆知名，及平猺，功居最，嘗戒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卽人不利，趨救之可兩全。」故戰比有功，而定海事竟以無救敗。

先是，英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鎮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國鴻駐竹山門，葛雲飛駐曉峯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曉峯，公馳救，兩營已先敗，賊爭鬪，公衆且盡，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賊至益衆，揮短兵陷陣死。

是役也，賊可三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坐不救，曰：「吾守鎮海者也。」鎮海急則又走。人家賊至門，守室者不出鬪於庭，門焉者亦不知，但走告主人。賊至某所，過某所，是擁大軍爲偵候而已。三總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尤烈。事聞，天子震悼，以提督禮賜諡卹，建專祠，子承泗，襲騎都尉。

論曰：余讀公家書，及祭所親文，詞旨溫雅，不知其爲武人。鄉人言待兄弟交友，皆有至性；歸省親，更衣結屨，身盡子職，可謂儒者風矣。夫逃兵多悍卒，不知義也，知義雖懦者立焉，況公之武勇者哉！

【注釋】【兩總兵】即鄧國鴻葛雲飛。【寧河】縣名，今河北省。【固原】舊直隸州，屬甘肅，民國改縣。【遊擊】位次

參將。【慶陽】舊府名，屬甘肅省，民國改縣。【參將】位次副將。【張格爾】回匪首，嘉慶二十五年作亂，道光八年就擒。

【大河拐等】皆回疆地名。【喀什噶爾】新疆地名，在西北極邊。【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回城名，皆在新疆。

英古少爾，古龜茲國。葉爾羌，古于闐。和闐，即于闐。【犛】種族名，兩廣湖南雲南皆有之，向不受官治。【常寧新田臨武】

三縣名，屬湖南省。【提督】清代武職最高之官。【巴圖魯】滿洲語，譯言勇士。清代凡有武功者，多賜以此稱，上冠他字爲勇

號。【寶慶】舊府名，屬湖南，民國廢，今邵陽縣甘舊治。【協副將】清制，各省提督之下，分設總兵副將等官，各轄其兵。總兵所

轄者爲鎮，副將所轄者爲協。【連州】舊直隸州，屬廣東，民國改爲連縣。【汀州】舊府名，屬福建，民國廢，今長汀縣其舊治。

【壽春】清爲壽州，屬安徽鳳陽府，民國改爲縣。【楊忠武】楊遇春，諡忠武，注見上。【騎都尉】清時襲職之名，有一等二等

三等輕車都尉騎都尉雲騎尉等職。

栗恭勤公傳

公姓栗氏，諱毓美，字樸園，山西渾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賑穀，以實惠民，不以上官意爲損益。遷光州知州，汝寧府知府，徙開封，歷河南糧儲道，開歸陳許道，遷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

道光十五年，授河東河道總督。公前知武陟縣，馬營壩黃沁心音隄工，皆親其事。及任河督，益勤詢河兵官久於河者，以地勢水脈，前任官行事之當否。蓋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之祥符下汛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多串溝。串溝者，在河隄閒，其始但斷港積水而已；久之溝首受河，又久之溝尾入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以遠隄十餘里之河，變爲近隄之河。而隄河相遠之處，舊皆無工，不儲料者也。於是以無工之處，變爲至險之工；故人不及覺，覺不及防，往往潰隄爲大患。公乘小舟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汛串溝受水口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汛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榮澤灘水，畢至隄下，兩汛素無工，故無稽音石，隄南北皆水，不可取土築壩；公卽收買民甃，於受衝處拋甃成壩，四十餘晝夜，成甃壩六十餘所。壩始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百丈，而隄不傷，公由是知甃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隄，及攔黃堰於扇切，及南岸之黑塌音，皆效。遂奏請千甃爲一方，方價六兩，減採買稽石銀，兼備甃價。是後每有工役，

或甄加碎石及稽埽，用大減；數年內省官銀百三十餘萬，工益堅。有不便其事者，其說頗上聞；公前後陳奏曰：「護隄之法，率用稽埽，然埽能壓急水勢，俯囓隄根，備而不用，又易朽腐；至碎石坦坡，惟鞏縣濟源產石較近，而採運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工處所；千里長隄，勢不可盡爲儲備，而河勢變遷不常，衝非所防，遂成決口；甄則沿河民窯，遙終歲燒造，隨地取用，不誤事機。且甄及碎石，皆以方計；而石多嵌空，甄則平直；每方石五六千斤，而甄重三分之一；一方石價，購甄兩方；而拋甄一方，當石兩方之用。其質滯於石，故入水不移；堅於稽埽，故久水不腐。又工不能築埽水中，甄則能水中拋壩；卽盪成坦坡，亦能緩減急衝，化險爲易。或謂甄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已生之後；然使將生者可保，卽別無已生之工。昔衡工之決，因灘陷埽不能施；馬營壩之決，因補隄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拋甄，收甄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奏入，上知公忠實可任，且綜畫周密，卒皆允之，屢詔褒賞；訖工任五年，河不爲患。二十年薨於位；上爲之震悼，賜諡祭及

太子太保銜；時長子燿，已官刑部郎中，乃賜次子耀進士。

公在工，有風雨危險，必身親之。平居河曲折高下嚮背，皆在其隱度，每曰：「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爲迂，且勞費。公曰：「能知費之省，乃能眞省費者也。」水至乃大服。故十五年原陽之支河，十八年盛漲八尺之水，皆決口而有餘。卒以無事，或以爲天幸；然前公任三年祥符決，公卒逾一年，南岸又決，則豈非人事哉？宜吏民羣思公以爲神，且立廟也。

論曰：公之令安陽武陟守開封時，折疑獄如神，他人有一事，足爲循吏，然於公猶非其大者。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公治河，能通物性以盡利，誠壹故也，況求民情也哉！

【注釋】渾源，舊州名，民國改縣，屬山西省。【光州】舊直隸州，民國改潢川縣，屬河南省。【汝寧】舊州名，屬河南，民國

廢，今汝南縣其舊治也。【開封】舊府名，爲河南省治，民國廢爲縣。【糧儲道】清制於有漕糧之省，設督糧道。【開歸陳

許道】清時河南所設之道員，管轄開封歸德陳州許州等處。【河東】黃河流經山西西境，成南北線，山西境內，在黃河以東者，

統稱河東。【河道總督】爲治黃河官之長，清季裁。【黃沁】黃河沁河也。沁河源出山西沁源縣，東南流，至河南武陟縣，入

黃河。【武陟封邱】皆縣名，今皆屬河南省。【祥符】舊縣名，爲河南開封府治，民國改爲開封縣。【陳留】縣名，屬河南省。

【原武陽武】二縣名，所屬皆同武陟。【滎澤】縣名，屬河南省。【稽埽】北方謂高粱稗曰稗，河工用之。雜和柳枝泥土，

築造隄岸以防河，謂之稽料。又土草填水決之口，更樹竹以塞之，名曰打掃。【鞏縣】屬河南省。【濟源】縣名，屬同武陟。

【安陽】舊爲河南彰德府治，今改縣。

劉忠義傳

君姓劉氏，諱斌，陝西咸寧人。始爲盧氏縣朱陽關巡檢，嘉慶初，嘗練鄉兵以禦賊。九年，改滑縣老安司巡檢，去縣治七十里，勤其職，姦民畏之。

嘗飲聶監生所酒半，私語君曰：「是邑將有變，君亟去官可免。」時十八年八月十五夜也，因微服行村落中，時久雨，夜氣慘悽，聞治兵仗聲甚厲，君拊膺悲歎，聶監生言不誣也。

偵鐵工，具知賊李文成與直隸林清首尾謀逆事，告令守，皆難其事，卽訊鐵

工，以得李文成牛亮臣，親致之縣，訊文成，折其脛。

賊始與林清謀，定九月十五期也。至是不及待；又忿君戕其魁也，九月七日奪城門以入，君時居典史署，晨起更衣，聞變，問僕持衣者曰：「信乎？」曰：「信也。」君卽更短衣，持械出，遇賊於衢，前擊殺二賊，並子嘉善皆死。妻韓氏，先得君與訣書，卽坐署樓中，與子炳善達善，女巧雲，自焚死。婢從死者二人，曰春梅，曰夏蓮。

先是韓僞怒前妻子寶善，逐之姻家，故以免；君死事聞，贈官知縣，諡忠義，子蔭襲雲騎尉，改文職，爲貴州某官。時與君同死者，教諭李秉鈞，典史陳寶勳，把總戚明彰也。

梅曾亮曰：以林清黨之蓄謀祕計，而服死不旋踵，以黨與禽而期會誣也，則君之功豈僅以死償節者哉？使其從人言去，免身而宿禍，孰以必死責是官者；義不忍出此，而妻子相隨於煨燼也，悲夫！雖然，君不死，姦必不彰，君固自知所全者大矣。

【注釋】

【咸寧】縣名，陝西省治，舊與長安縣同爲西安府治，今併入長安。

【盧氏】縣名，屬河南省。

【李文成林清】

皆八卦教匪，事在清嘉慶十八年。

【典史】清時主縣獄及捕盜之事。

【教諭】清時校官。

【把總】清時武職之末秩，位次千

總。【宿】留也。

黃个園傳

君諱至筠，字个園，甘泉縣人，父牧趙州時生。君十四歲孤，人沒其遺產；年十九，策驢入都，以父友書，見兩淮鹽政某公，與語，奇其材，以爲兩淮商總。

時嘉慶初，軍興事方亟，而兩河決口，丁夫健石之費，戶部以正供入不充，募富民出錢榮以職；君首輸爲衆倡，前後數十萬，由府道加鹽運使銜，長子次子皆郎中，入都祝嘏，賞圓明園聽戲，賜克什。

當是時，上自鹽政，下至商戶，視君爲動靜；販夫走卒，婦孺乞丐，揚人相與語，指首屈必及君。而是時承純皇帝六十年豐豫之後，商人皆席富厚，樂驕逸，諛調舞歌，窮園林亭沼倡優巧匠之樂；流地居積，惟主計者可否；割腴日深，名

贏實虧；而私商朋興，官吏益放手。湖北岸費銀百五十萬；鹽政又務進奉，冀久任，進奉無見銀，佞標去聲虛數於商以取息；於是庫之銀額增，而所納益不足，而商人始困也。

及道光時，改鹽政；淮北改票鹽，而商總權絀，商得見運使，人自言事，利各私己，而仍委其重於君，而商總始困。然君自以受國恩深，且於諸商爲丈人行，不與較短長；代償官銀，自取多數，而視衆商之殷瘠，差所代多寡，皆聽命集事。每奏銷時，君入運使署定議，肩輿出入，撫掌曰：「奏銷過矣。」

道光十八年七月，君卒。其時諸舊商，大抵皆敗；新進多文巧機利而玩法，乾沒而不顧後，私小智，破大體；爲之首者，縮蓄深閉，莫肯任患，而奏銷始失期。運使乃檄吏督之，吏滋不公，受賕音求任情，入貨者引身，惜財者倍償；於是羣情渙離，營巧謀退，庫引懸而無商，綱運減數而國課虧，鹽法益壞不支，而當事者議變法矣。

蓋君之爲商總者四十餘年，支柱音主救敗者十餘年，卒五年而庫始有懸引

減運綱。又七年，爲道光三十年，而淮南之票鹽興，綱商廢；而昔之忌君畏君，有不足於君者，皆慨然思君，以爲無復有斯人也。

梅曾亮曰：君長子錫慶，次子爽，余在都時，常相見。君蓄名書畫數千，而不好伎樂。嘗至蘇，徵歌召客，豪費日千金，人皆怪其所爲，適有西人豔之，屬轉輸銀百餘萬，君持歸，而奏銷得報如期，其膽智固不可及者哉！

【注釋】

【甘泉】縣名，舊與江都縣同爲江蘇揚州府治，民國併入江都。

【趙州】

舊屬雲南大理府，民國改爲鳳儀縣。

【牧】知州之稱。

【槌】

史記：下淇園之竹以爲槌，今之打掃。

【圓明園】

在北平西直門外，地名海淀，後毀。浚香電。

【克什】

滿言僕役之類。

【談調】

談諧調笑也。

【流貳】

說文：重次第物也，按此似與居積相反。

【私商】

商人加

銷額外之引，實私而不居其名。

【湖北岸費】

淮鹽例銷湖廣，船至漢口，有上下衙門等費。

【俵】

分界也，鹽政屢爲鹽商，請

增餘息。

【乾沒】徵幸取利。

【賅】以財枉法相謝也。

【引身】退也。

【票鹽】

清制鹽政有鹽引鹽票，由部印頒者爲引，由

鹽政等填給爲票，皆輸行課鹽之券。

【綱】

貨物之結幫同行者曰綱。轉運大宗貨物，計其車輛船隻，以若干數爲一批，編立字號以

便稽查，爲綱運。先是淮北自陶澍督兩江，輕本減價，歸販不歸商，始改票鹽。淮南至陸建瀛踵行之，而商總於是廢。

【拄】撐也。

艾方來家傳

艾君名錫朋，字方來，撫州東鄉人，明艾千子先生裔也。父名子登，年六十四，生君，未踰月而生母王氏卒，稍長，卽能察母饒孺人意，媚順之，鄰兒誘爲擲錢戲，鄰母邀孺人覘之，羣兒逸，君時七歲，逡巡隨孺人歸，貌愧甚。十五能屬文，以父爲勢豪所辱，習武勇，於市衆中辱豪，遂改習醫，鬪傷者得藥輒愈，君嘗病，鬪傷者失藥死，訟破兩家，人愈重君。

君廢書早，日夜望子學文甚，銜文袖中示人，或言兒文亟進，則喜，歸語兒曰：「某先生道汝文佳，當不妄邪？」試不售，則曰：「吾家至吾身，十一世爲單門，仕進則可望邪？然吾生平，於人物無忤音害心，汝當知之。」後見子舉鄉試，乃卒。

娶饒孺人，姑病痲，肥音夫婦以竹榻載母，昇余音遊鄰家街市，皆駭笑，母則大樂園中實一果，甲一菜，欄中增牛犢豚子，必使姑得觀以爲快。雪夜製履，寒甚，語兒曰：「頃見鄰婦牀獨敗絮，渠有姑，不可使忍凍死。」卽徹具命兒持往，返曰：「鄰婦方泣，見兒至，則大喜也。」以夫好施醫藥，來者並助以酒餌，村中人皆言孺人

慈，喜道孺人事，年七十九，與隱君同年生，先一年卒，子暢，道光二年舉人。

梅曾亮曰：歸熙甫撰先妣事略，皆瑣屑無驚人事，失母者讀之，痛不可止。夸者飾浮語過情，人人同，安知爲誰氏子乎？至堂述其親，甚似熙甫，親爲不死矣。又言力儉不得稱父母施與心，嘗見孝子婦多好施，仁所積也，雖萬鍾，烏能竟其志哉！

【注釋】

【撫州】府名，屬江西，今廢。今臨川縣爲舊府治。

【艾千子】名南英，明天啓閒舉於鄉，對策力詆魏璫，後入闈，唐王

召見，陳十可憂疏，授兵部主事，改御史，卒於官。

【非】風病也。見漢書賈誼傳注。

【昇】共舉也，今謂扛抬曰昇。【隱君】卽指

方來。【至堂】暢之字。【鍾】六斛四斗。

鮑母謝孺人家傳

謝孺人，歙縣鮑御史文淳母也。年二十二，歸愚謙，贈君爲再繼配，時前娶程孺人遺二子已婚，婦與姑年相若也，撫之恩禮各當。贈君喪，子婦繼卒，孫失乳，終

日嘯，嘯同以餅餌飽哺，環走房中，嘯亟，孺人亦泣。時已生子亦十餘歲，孺人雖勞瘁甚，然教子無一日忘也。自塾歸，必背誦書，無躓字乃已。每夜分村墟寂寥，虛響怪嘯，兒女棄書冊鍼綫，奔依孺人，孺人撫之久，令還讀。與老嫗談往事，兒輟讀聽，卽止不談。幼子入學，喜甚，則曰：「自我爲汝家婦，聞高祖輩爲諸生有名，兩世益困，汝父終歲客，勞苦成家，然不吝財，族無依子弟端謹者，援植成立十餘家，數言吾家固諸生，子復爲諸生足矣。然我望汝不止是，汝慰我則可必乎？」後子文淳貴，不及見，卒年五十八。子文灼文淳女，適王氏，以節撫孤，賢淑有母風。

梅曾亮曰：余聞贈君多客遊，晚病廢，故孺人教子獨專，然古名人魁士，固多如是，非惟慈心，蓋漸摩之密致然云。

【注釋】【贈君】子貴受封贈曰贈君。【躓字】謂背書因忘卻而停頓也。

原任予告大學士戴公墓碑

漢書注：年老致仕曰予告。

嘉慶二十五年，大庾戴公以吏部尚書直軍機，拜文淵閣大學士。國家設軍機大臣，凡宰相非兼是官，兼是官而位尚書以下，皆不爲真相；惟公與兄子文端公，相繼皆以是入相，天下以爲榮。

公諱均元，字可亭，先世自休寧遷甘泉，再遷大庾，考諱珊，爲大庾貢生，娶溫氏，生第元策元銓元，娶側室江氏，生淑元及公。自考以上，曾祖諱洪度，祖諱時懋，皆贈光祿大夫。自江太夫人以上，曾祖妣湯氏，祖妣傅氏，周氏，皆贈一品夫人。

公以乾隆四十年成進士，歷編修御史九卿，以刑部侍郎出視河南衡工，官吏畏其清，斂手葺正善切事，工以速成，仁宗以爲賢，遷戶部吏部侍郎。嘉慶十年，黃河奪運河入江西，風敗高家堰於扇切數百丈，命馳往赴工，卽授南河河道總督，凡三年，改定木石工價，及開塞修廢所宜，次第畢舉，賞太子少保花翎，以事左轉副都御史，改倉場侍郎，再出爲東河河道總督，復入爲吏部侍郎，左都御史，禮部尚書，賜紫禁城騎馬，是時公年六十九矣，遂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入直軍機處，

兼上書房總師傅，拜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太保。今上卽位，以錄遺詔語有誤，出軍機，旋命相度萬年吉地。道光四年，公陳情乞休，得俞旨，製詩寵行，在籍食全俸。先是仁宗賜公七十壽衣服珍器，宴會二日，至今上復賜八十壽衣服珍器聯扁，就加太子太師，戊子，重赴鹿鳴，上親賜書三朝耆舊，蓋朝廷恩禮於公，先後優異如此。適寶華峪欲音地水滲，所禁切嚴旨逮入都，上以公引咎陳詞，得大臣體，除名放還。後子詩亨，孫嘉德，皆賞還官及舉人。道光二十年九月七日，薨於南昌里第，年九十五。

公情斂志約，聰明外周，其形神清和舒平，動若有餘，吐詞流音，朗潤暢遠，識者皆知爲承平公輔氣象。始以侍從發身，嘗任湖北及江南正副考官，四川安徽山東學政，與伯兄太僕公兄子文端公若士編修，使車往還，結轍於道，又視學順天，主辛巳順天鄉試，典壬戌丁丑己卯會試總裁，及閱卷教習，門生幾數千人，而仁宗知公深，不與他文臣比，四方有大疑獄災患，及萬年吉地工程，戶部三庫事

務，非親臣不輕領是事，皆一以委公。蓋仁宗在位久，以天地覆燾音導之德，挈持綱維，含宏羣生，而公以耆年長德，不急功近名，合道於仁厚清靜，相孚之德，固如是也。

配崔夫人先公卒，子詩亨誠亨晉亨孚亨，女適陳適黃適溫。四女未嫁卒，孫幾人，四世孫幾人。詩亨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公於某鄉某原。崔夫人合祔，告曾亮曰：「必以銘。」曾亮故公辛巳科門下士也。道光二年正月，嘗召至第曰：「吾定拜疏乞休，試草其文。」時遽巡辭謝，後語座主顧侍郎曰：「梅生得縣令無奈何，且無令遽出京也。」今二十年，執筆爲公銘，追思昔言，可痛也！夫其詞曰：

庚山建標，四戴鍾祥。兩爲真相，公兼壽昌。三十登朝，八十致仕。庸功事樞，歷試有煒。音偉謂公崇高，約志愈卑。收迹於先，割榮不虧。幾人百歲，身此元老。十年川觀，宴處勳表。我銘公墓，不華其詞。非我有文，公實我知。書此碩德，以奠龜螭。音癡

【注釋】

【大庾】縣名，屬江西省。

【戶部尙書】戶部，主戶口財政。尙書爲長官。

【真相】清制，大學士入軍機，始爲

眞相。【光祿大夫】清正一品文階封職。【衡工】清嘉慶八年十月，東河衡家樓河溢。【歲事】畢事也。【倉場】收納糶米之場。清制，設倉場衙門，置總督。【紫禁城】在京師皇城內。【協辦】清設殿閣大學士四人，協辦大學士二人，秩正一品。【上書房】清皇子讀書處。【太保】次於太傅。【重赴句】清制，鄉試中式後甲子一週，再遇是科鄉試，奏准得重赴鹿鳴筵宴。【寶華峪】陵寢地。【滲】水下漏也。【太僕】清官制，太僕寺卿少卿各一人，掌輿馬及牧畜。【戶部三庫】銀庫、綬正庫、顏料庫。【覆燾】燾，燾同，覆也。中庸：無不覆燾。【建標】孫興公賦：赤城霞起而建標。【四戴】公與兄第元太僕，及從子心亭衡亭。【兩相】衡亭亦體仁閣大學士。【收迹句】致仕之早。【割榮句】遺棄顯榮而不虧辱。【十年二句】致仕十年，如觀逝水，安處勳績之外。【龜螭】碑足刻石龜承之，旁刻以螭、螭、龍之無角。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墓碑

歷代以經筵爲天子研究經史之所，臣僚受命

講解者，爲經筵講官。清時由大學士各部尚書中簡派。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以道光二十六年，葬山陽縣郭南十五里曰高梁。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清明節，門下士南河總督楊以增，署江寧布政使何俊，以牲牢樽俎奠祭於墓；及禮部員外赫特赫訥，戶部郎中梅曾亮，亦與焉。

皆門下士也。既禮畢，周覽兆域，追維教思，外碑巍然，文字未琢，僉喟然曰：「吾師有碑，不宜無詞。」以屬曾亮。乃謹譌曰：

「公山陽人，姓李氏，諱宗昉，仿音字靜遠，亦號芝齡。曾祖諱培，祖諱慶曾，考諱崇德，皆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

公以嘉慶六年辛酉拔貢，舉於鄉，壬戌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實錄館纂修，文穎國史兩館協修，甲子陝甘鄉試正考官，己巳會試同考官。十六年大考，賞大段，遷贊善中允，任貴州學政，歷侍講、侍讀、庶子，國子監祭酒，旋改侍讀學士，授浙江學政，遷少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還京，稽察覺羅學，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道光元年辛巳，監臨順天鄉試，稽察中書科，補禮部左侍郎，充壬午會試副總裁，殿試讀卷官，江西鄉試正考官，接任學政。回京，自戶部左侍郎，調工部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充經筵講官。戊子順天鄉試副考官，己丑會試副總裁，朝考閱卷官，教習庶吉士，兼管國子監，順天府府尹，署吏部右侍郎，以失察戶部

書吏僞照，降三品留任；再署吏部侍郎，充辛卯順天鄉試副考官，壬辰浙江正考官，賞還三品服，調吏部右侍郎。母憂服闋，補吏部左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父憂服闋，署兵部尚書，補原官，充武英殿試讀卷官，賜紫禁城騎馬，升禮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以疾乞休；二十六年四月十日薨，年六十八。所著有妙香室詩集十二卷，文集十九卷，經進集五卷，詞一卷，金石存十五卷，黔記四卷，致用叢書十七卷，應場屋詩賦文若干卷。配沈夫人先卒，以弟子鼎琛嗣。其詞曰：

公爲世瑞，文華道豐。天衢揚光，攬輝八紘。宏音西北之英，東南之美。輜猶音車風

馳，入我包匭。

古委切

成均大師，六館詠歌。秋賦春闈，頻繁主科。謂公得士，述德未備。

其於民瘼，

英音

靡不軫計。黔撫見功，請丈匿田。瘠土增賦，利一害千。當乾隆初，議此

被駁。公持往告，撫乃大覺。豫章有饑，臺吏束手。恭忌音之成規，民活升斗。建此兩利，

皆以學臣。循分媿掄音媿，於何切孰此比倫。公有幼弟，年減三十。不慢以童，翼教惟式。

公有年友，宦蹇而終。恤孀教孤，俾以仕通。神明內含，不億人誑。告匱拯窮，答過所

望。嗚呼我公！歿爲人思。況門下士，厚蒙恩私。輕重泯懷，不以勢差。扶其躓顛，完其瘠切。瘠切軌。夷音。誰無門牆，孰如公師。憶春載陽，養堂致壽。公侍尊前，羣士拜後。羔雁委積，垂纓佩珂。擁戶交階，粹取內。縹音聲磨。榮親致歡，威儀之多。盛事如在，流光逝波。刻文此碑，以永摩挲。

【注釋】【山陽】縣名，舊爲江蘇淮安府治，今爲淮安縣。【南河總督】清制，漕運總督所治爲南河，徐州道淮陽道所管之

黃河，邳宿運河，洪澤湖，海口，山陽，清江，高郵，寶應，運河皆屬之，駐江蘇清江。【大考】清雍正十一年上諭，嗣後庶吉士等雖經授職，

或數年以後，或十年，朕再加考驗，若依然精熟，必從優錄用，其或遺忘錯誤，亦必加以處分，後因之。【贊善中允】皆官名，屬詹事

府，掌侍從禮儀，駁正啓奏等。【錢法】清制，戶部設錢法堂，掌京外錢幣事務，以右侍郎兼管。【八紘】淮南子：八廣之外，而有八

紘，亦方千里。注：紘，維也。維絡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也。【輜車】輕車也。風俗通序：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

【包匭】書馬賁：包匭菁茅。按：包，包裹。匭，匣也。古者以之納貢，此以喻得士。【成均】古之大學。【瘼】病也。【慧】教也。

【瘠瘵】皮膚瘡也。【絳縹】衣聲也。漢書：紛絳縹兮執素聲。

禮部侍郎陳公墓誌銘

公諱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其大王父贈資政公世爵生道，乾隆戊辰科

進士，贈光祿大夫。光祿公生守詒，陳州府知府，贈資政大夫。陳州公生公兄弟五人，公次三，自陳州公以上，皆以名德尊重，振匱濟貧，於州里有恩。

公七歲喪母魯夫人，逢忌哀感，天性夙成。年十四，爲四書文，有明人程度。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人，次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視西城，以部議回編修供職。道光二年，遷司業，歷中允，侍講，庶子，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戶部侍郎，終禮部侍郎，階資政大夫。

公自少好爲文章，及壯，師桐城姚學士鼐。以爲古文詞必扶植理道，緣經術爲義法宗，音茂 晉 儒不根，而高材生又奴主同異，破碎大體，學不杓音嫡 行，藝精道荒，慨然欲以文章道術自表見，於歐陽文忠歸熙甫，有意乎其爲人也。

其爲御史甚暫，然嘗建深遠之論，不趨避形勢，音君上 擡音君上 細故。自御史回編修，益貧甚，人勸其出遊，公曰：「吾近臣也。又爲人客奈何？」嘗有貸於友人，至則賦詩弈棋盡日，暮忘所事而返。平居著作鈔錄圖史，几案至無空隙處，斷章片

紙，粘貼滿屋壁中；或過從賓客，遊賞吟弄，不嘗子音省有無費。前後爲編修二十年，始轉司業；司業例不與大考，公語曾亮曰：「吾性好閱文，而拙於書，莫宜是官。」不數年，驟遷至閣學，上諭曰：「汝非有保舉人也，朕知汝恬退，進汝官。」公頓首謝。嘗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國史館文穎館及明鑑總纂；以編修爲甲戌乙卯會試同考官，乙卯順天鄉試副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以侍講學士爲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以閣學侍郎爲福建學政，壬辰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浙江學政。爲學政時，以宋臣孫觀摧忠助邪，奏罷其專祠。訓諸生宣詩布文，原本古儒先警戒之道，科舉契戾，屏不置口；至後進文士，則稱心褒賞，薦寵廣坐，不顧人有厚薄然否。使事畢，上以訊獄事留。道光十五年三月獄成，復命以禮部左侍郎供職；適上賜平定回疆圖，公觴客敬觀，樂甚。未幾病，夢陳州公曰：「求吾木於家，以是藥汝，疾其逃逋。」曾亮聞而傷曰：「病求木，兆之棺矣。」疾篤，賞假者再，以八月十三日薨，年六十八。

公以文學結主知，正直樂易，立身有本末，故始終優禮如此。俸祿所入，皆散贍昆弟親族，及師友姚學士、聶魯進士、仕驥祭田千金，或數百金。其卒也，家無餘財，有衲被錄太乙舟詩文集若干卷，春秋屬詞會義若干卷，未成。

配魯夫人，四子，蘭瑞國學生，早卒，蘭滋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高唐縣縣丞，孫三人，曾孫一人，女七人，適魯，適徐，適祁，適譚，適曹，其三子四所適皆王姓。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新城某鄉某原，公之孤蘭第來告曰：「知公者莫如子深。」敢請銘，其詞曰：

公行高世，帝遂其逢。人巧人趨，安安而通。持古律衡，命觀五風。貪賢利善，悃悃斷斷。年不極位，孤士幽歎。山盤水交，公神是愉。窆方驗石鑱劬衙切，詞以奠陰墟。

【注釋】【大王父】曾祖。【資政大夫】清正二品文階封職。【陳州】河南府名，今廢。淮陽縣其舊治也。【司業】古

典樂之官，兼教國子，隋用其名，置國子監司業，以貳祭酒，歷代因之。濟季廢。【庶子】周官，掌諸侯卿大夫庶子之戒令，與其教理，秦

漢因之，置中庶子庶子員。六朝後，爲太子官屬。隋改左右庶子。唐時分掌左右春坊，擬侍中書令。清季始廢。【詹事府詹事】秦

漢置詹事，掌皇后太子家，唐建爲詹事府，總東宮內外庶務，歷朝因之。清光緒時廢。【內閣學士】清制，滿六人，漢四人，例兼禮部

侍郎，掌批本，除循資遞升外，有缺，則由大學士開列三四品京堂，翰林院侍講侍讀學士，內閣侍讀學士等，請旨簡放。【詹儒】

荀子：世俗之溝猶詹儒。【奴主】韓愈原道文：入者主之，出者奴之。【杓】標的也，此言行不以學爲標的也。【攜摭】拾取也。

唐書柳環傳：詔環攜摭永泰後事。【嘗省】嘗思也。【文穎館】康熙時開館敕編皇清文穎，雍正乾隆時，修增之，嘉慶十一年

勅續修。【甲戌乙卯】甲戌，清仁宗嘉慶十九年。乙卯，疑乙亥之誤。【孫觀】字仲益，宋晉陵人，嘗附張邦昌。【科舉契辰】

二句）契合也。辰，乖也。言不以科舉文爲重也。【平定回疆】道光初，回匪亂，七年匪酋張格爾就擒，回亂平。【高唐】舊屬

山東東昌府，今爲山東省縣名。【五風】五方之風，此言歷主試差也。【惘惘斷斷】誠一之貌。【鏡】刻也。

誥授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公墓誌銘

朝議大夫，清從四品文階封職。遵義

府，屬貴州，治遵義縣，今廢府留縣。

君姓胡氏，諱鐘，字山音，又字蘭川，後自號晚晴居士，江寧人；其先自婺源以

明末來，居數世，有隱德不仕。

君性孝友，博學多能，書畫尤工。年十六，補邑庠生，應乾隆丁酉科拔貢，以是科舉於鄉，於四庫會要內廷方略兩館謄錄議敘，授雲南太和縣，歷任至貴州遵義府知府，以嘉慶九年致仕歸。

始在雲南時，靖變民，嚴苞苴，立學校，卓卓可紀述，而家居不一語人。鄉里善事，銳身堅行，與後進均勞逸，當事者知君署可輒行，而平居不一至官府。自學士大夫老親流輩，新進小生，至山僧羽士無不交；茂樹幽石寂寥莽蒼之墟無不遊；州閭聚會文酒之盛事，人必引之以爲名，而未嘗辭以事。古今圖書錢鼎畫印，其妍媸眞僞，有問者必告以誠。所作丹青眞行篆隸，無疏戚爲之必盡其技；然常退然若無能。和平齋莊，以一律持物，不見其待富貴貧賤迹者，二十年而不衰，七十歲而卒。

嗟夫！士君子度其身其時其地，有可以裨國家庇民人者，則出可也。不自苦其心而逍遙無爲以適己，則處可也。使君乞身之時不早，志不堅，以增其祿位榮

寵，卽優游強健之樂，亦時有兼得者；而必有所棄以全之，可謂能尊生矣。

君卒於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後二年而配盧恭人卒，以道光某年月日，合葬於聚寶門外某鄉。子灤，灤音湖南候補縣丞，灤音嘉慶癸酉科舉人，充鑲紅旗官學教習，沛縣學生。女三人，適張，適藍，適汪。孫男八人，女孫六人，凡嫁婚皆仕族，雍雍可風。銘曰：

騁高衢，日未晡。晡音忽解轡，肆嬉娛。眺嶽嶽音岑，水舒舒。古官人，爲民瘼。瘼音昧其艱，謂退愚。明古義，先生歟。銘其質，奠幽墟。

【註釋】【太和縣】屬安徽。【苞苴】包裹餽贈之物，謂納賄也。脫苑：苞苴行邪議夫昌邪按：苞，草也。苴，裹也。【莽蒼】

近郊之色。莊子：適莽蒼者，三澠而反。【尊生】猶今言衛生。管子：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

戶部郎中湯君墓誌銘

君姓湯氏，諱鵬，字海秋，湖南益陽人。父義立，立音妣某恭人。

道光三年，君年甫二十，成進士，所爲制藝，列書肆中，士子模擬，相接得科第；而君是時已專力爲詩歌，自上古歌謠，至三百篇，離騷漢魏六朝唐，無不形規而神絜之；未幾，成詩集三千首。

其始官禮部主事，既兼軍機章京，旋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員外郎，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始三十餘，意氣蹈厲，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議論所許可，惟李文饒張太岳輩；徒爲詞章士，無當也。於是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以宗室尙書叱辱滿司官非國體，言過當；且在己奉旨處分後，罷御史，回戶部員外郎，轉四川司郎中。是時，英夷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言事，猶條上奏書，轉奏夷務善後者三十事；雖報聞，而後美利堅求改關市約，有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其服其精，非疏闊大略者也。

君既負才氣，久居曹司，以爲事無論利鈍成敗，有所爲，當震耀博音人耳目，拘焉成易就之功，弗貴也。既不得施事，則將著之言，吾書出而人以爲古嘗有是

言，雖工弗貴也。於是爲浮邱子一書，立一意爲幹，一幹而分數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復爲幹，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情僞，開張形勢，尋躡要眇；一篇數千言者九十餘篇，最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

姚石甫以臺灣道創英夷，受誣訴，事白出獄，君大喜，觴客於萬柳堂，爲石甫賀；余於是始識君，得讀浮邱子者。君嘗爲會試同考官，門下士多至九列，譽君者不患無其人，顧欲得余言爲可否；於是歎世徒畏君之才而豪，不知其不自足者，乃如是也。

嗚呼！君今其死矣！士而才，固宜負病如是；迨旣死而世無復見其病者，獨其才在耳！君之名其可無慮於後世矣。

君卒以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九日，年四十四。未卒前，過予曰：「石甫以同知官四川，爲大吏者當何如？」旣而曰：「天下事恐難滿人意也。」後八日而卒，予

過長春寺，記與君揖張亨甫柩而歸也。未踰歲而君復殯於是，黯然傷之！

君娶於某，子倬昭、佶昭、佑昭、什昭、啓昭、孫惇、允、女二人，適杜、適李。以道光三十年某月日，葬君於某縣某鄉之原，其友生王少鶴謂余曰：「銘以屬君。」乃爲之詞曰：

天與以才，負之氣，神豪語快，士所悸。大力者推幸以遂，容頭平進不可意。摧堅犯難，壯莫掣，晉微蹶而改圖，幾後世四十餘萬載厥字，魂雖埋幽，靈不翳。

【注釋】【益陽】縣名，屬湖南。

【李文饒張太岳】即唐李德裕，明張居正，皆權相之有才者。

【襪】唐書：將務持重，

豈宜自表襪。

【姚石甫】名瑩，範曾孫，嘉慶進士，歷官至按察使，任臺灣道時，曾敗英人，英人誣訴下獄，十二日得白復官，削傷也。

【萬柳堂】在北平沙窩門內，本元廉希憲別墅。

【九列】猶言九卿。

【王少鶴】名拯，字定甫，廣西馬平人，道光進士，官通

政使。【容頭】公卿選奠，容頭過身，見後漢書西羌傳。

台州府同知龍君墓誌銘

台州府，屬浙江，民國廢，今臨海縣其舊治也。

君姓龍氏，諱光甸，字見田，廣西臨桂縣人。曾祖贈文林郎鎮海，祖贈奉政大

夫翹，呼會切考贈奉政大夫濟濤，官柳州府教授，娶朱宜人，生光輔，而君爲繼配，王宜人出。

嘉慶二十四年舉於鄉，大挑知縣，攝湖南澱浦縣事。澱音敘君初試吏，僕從滑胥，謂可以面謾誘惕，許葛切便爲姦，然一不爲動，聽訟不留不私。改湘陰，澱浦民張樂送，緣道奔走，大吏知其賢，檄留省斷疑滯獄，卻求直者金。

補黔陽縣，澱浦鄰邑也，聞君至，皆喜，楊姓民詭明封爵，列祖像於堂，皆冕，君聚焚之，火妖神廟，禁龍舟戲，溺人。旣興革利害，與學官子弟講習文藝，修古蹟，唐詩人王昌齡樓，時觴詠其上。大吏以爲能治劇，改武陵。

道光二十一年，薦舉召見，擢乍浦同知，夷亂後，民貧多姦，穴於墓，狀羣鬼劫人，君巡至穴，役懼前，卽執炬燧先入，皆就縛。巫幻術斂錢，兩罪並發，入其財於官。尤慎海防，嚴市舶私貨，營其利者不便，大吏入其言以爲讓，而君詞直，然心曠其慙，弗善也。

調台州同知，官無署，皆留省，君心知其難，然不欲苟從衆，乃借廨於民，聽事未久，民皆恐君去，朔望講示聖訓，爲木牌十六方，條目書上，先奉某牌敬立，大言曰：「今日宣講某條。」始入坐。巨盜名捕未得，一日至鄉，講未畢，械以歸，衆以爲神；於是官署立，市廛橋道修。

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引見歸，卒許州旅舍，年五十八。著宰黔防乍隨錄，詩文集若干卷。少工繪畫，能劇飲，及爲吏，一皆屏絕。吏所入，衣食其族嫗者十餘家；惟不能以言詞假人，或面責人過，退無後言；至斷獄，則與人反覆導諭爲家人語，或感悟罷訟，而未嘗時讀律例。嘗曰：「合人情，安吾心，卽中律令矣。」故用法正而不拘。

配黎恭人，子啓瑞，以修撰官侍講，任湖北學政，請君就養，而君官台州，方日夜馳捕盜賊，每冒寒中夜歸，手足僵冷，或謂君：「人爲吏求逸樂耳，君固自苦，今子貴矣，盍少休？」君曰：「父子各受恩，各盡職，無相貸也。」女四人，長者亡，幼者

未許嫁，其二皆適士族。孫男二，維梁維棟，女孫二。三十年十月某日，葬桂林南關外之北村，啓瑞以書告，且乞銘。銘曰：

吏也而勞，避位者媮。三古致身，不聞乞休。吏也而嬉，得喜失悲。逃爵之士，世見爲奇。於今則奇，在古爲譏。古義孰明，惟君念茲。不以子逸，去崇就卑。供養曰否，臣力未疲。翦蔓除荒，爲民去疵。我銘其德，以告吏師。

【注釋】【謾】欺也。【惕】相恐嚇也。【臨桂縣】今改桂林，屬廣西省治。【王昌齡樓】昌齡字少伯，唐江寧人，黔陽

有芙蓉樓，昌齡賦詩送辛漸於此。【乍浦】地名，浙江平湖海鹽兩縣接界，爲海口重地。【夷亂】清道光開鴉片之戰，乍浦曾爲

英兵所陷。【炬燧】今日火把。【舶】海中大船。【嗾】銜恨也。【戇】剛直也。【聖訓】清康熙時有聖諭十六條。雍正朝

作廣訓萬言，頒布宣講，謂之聖諭廣訓。【許州】舊直隸州，屬河南，民國改爲許昌縣。【律例】律，謂法律，例，謂例案。法律所不盡

者，以例案比擬之。清有律例一書。【啓瑞】字輯五，號翰臣，道光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國子監學正，國學之教官也。

君諱傳瑩，字蕉雲，漢陽人，祖方行，父正柏。余初識君時，君二十餘，以舉人官

國子監學正，方考古，務爲精博，又好爲古文詞，然常多疾，疾每發，輒廢食；且不能近書。君家故貧，去父母兄弟久，又連喪婦，愛君者皆以君有所不自得者，戒於學，宜少休，而君自苦彌甚，志益高；且欲追古爲己之學而從之，不以文學人自處也。而不自標異，雖余亦於其疾且歸，始知其日進也，可愧也！

歸未數月，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三十一。旣卒，乃得其日記並遺令讀之，始若可怪，繼爲之悲，卒乃起人敬。嗚呼！君之學，蓋自不妄語始矣。嘗以爲世之困人者，獨功利耳！文章傳述之事，得其深者，亦有以淡外慕而自足；要不若守身義理之學，超萬累之表而莫吾挫；此豪傑之士，所以必志於是，而不以自忤也；如君所志者是已。

君始娶湯，繼娶陳，終娶鄧；鄧有高行，父兄媵以財數千金，夫不樂受，遂反之。母氏，以是知君固窮之節行於家也。無子，嗣兄子世圭；卒之明年某月日，葬祖墓側。將卒，書告友人曰：「上元梅先生表吾墓，龍侍講書，曾侍郎誌吾墓，何編修書。」

遂皆如其言。

【注釋】〔龍侍講〕即啓瑞。〔曾侍郎〕即國藩。〔何編修〕名紹基，字子貞，湖南道州人，道光進士，工書。

侯子有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雲錦，字子有，亦字抑菴，江寧人，父學誼，母顧氏。試中嘉慶三年舉人，再娶羊氏陳氏，皆無子。先生於內行修也，少以文名於時，於仕宦^諛得之矣，卒

不遂；晚乃頽墮委靡，務爲無訾省狀以自適，然終不能自勝。其卒也，疾以肝，凡不至聽事者數年，卒時年五十七，將死，自書其行曰：「父母已衰，孝不勝慈。有弟曰松，友不勝恭。少治章句，乃爲祿利。晚逃佛老，未捐忿伎。詩今之奴，字古之隸。嗚呼哀哉！名與生敵。」其伯父諱學詩，由進士歷江西撫州府知府，文學政事皆可書；有外孫梅曾亮，於先生爲弟子，實銘其墓。銘曰：

生靡樂，死奚若？嗚呼！先生此其壑！

【注釋】「僂得」小有所得。【無嘗省狀】故作不解事之容也。【伎】嫉妬也。【撫州府】屬江西，民國廢，今臨清縣其舊治也。

王惠川墓誌銘

君名渭，字惠川，蘇州府吳縣人，自曾祖至君，始業儒，爲吳縣生員，以嘉慶二十二年卒於南昌客舍，年四十一，以某年月日，其妻子葬君於某所，友人梅曾亮爲之銘。

君博覽強記，尤熟於史，著五代史職方考一書，同里顧廣圻祈音以精博擅一世，尤亟稱許惠川，然惠川惟志於討論得失要最爲文章，成一家之書。嘗曰：「古人與身誰親，分章竄句，甘心古人之功臣，吾不暇也。」其爲文辨博廉悍，以有關於道術爲主；其詩悽慘幽邃，雖小物必有所指，而用思至精，世俗人莫能知也。國家興文教幾二百年，名儒大師閒出，說一字之誤，陳書至數十種，窮搜而遠採，以上及杳冥不可知之年，下至委音馘被音慢戲，假託名字，閒脫分裂，古人之所不稱，

往往立之。而書出於刺取收攬君上聲之中，蓋幾於盡矣。獨文章之學，倡之者既寡其人，而爲之者，又或束書不觀。割裂首尾，惟閭里師戶，知童守之文，形樞同聲聲龔，游談無根，爲樸學者，鬪其捷而奪之氣，故其道益孤而不能振；然則惠川以魁奇鴻博之才，棄俗尙以從事於斯道，而卒不得以壽考成其材，此非獨君之不幸，亦斯道之不得其人以倡之者之不幸也。

君爲人落落自喜，每自詫丑亞切曰：「吾豈長貧賤者？」又曰：「吾雖貧，不能爲童子師。」人信之。

君益困，惟南昌太守張敦仁雅重君，其卒也，太守實歸其喪。未卒之三月，君過江寧時，病瘡者半載矣，余阻其行，君曰：「歸易耳，卽不病，當餓死，奈何？」送君至歧路而別；君儻音然逐行李去，百步外猶數數反顧，時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也，余之見君，蓋自此止矣。

嗚呼！死生離別之感，固今古所鑿見；而以生平意氣之合，其文采又足以表

見於後世，而曾不得假之年，以極其才力之所至，如君者，其可悼惜爲何如也！銘曰：

儒嵬音巍又五賄切義弱文杙音兀腕音泉胥鈔計帳以塞責無賢與姦用一格使忠義

人色有墨鬼蜮逡巡貌不得誰追使還文字職君志未就死誰惜觀所成者視此石。

【注釋】【顧廣圻】字千里，號澗頻，元和人，爲一沅弟子，精於小學大文，厝算與地之學。【五代】梁唐晉漢周。【職方

考】考正輿地職貢之事。【猷斂】邪曲也。【攬】取也。【懶】懶懈也，病也。【嵬】幽貌。見魯靈光殿賦。鬼注。【杙腕】

不安之象。書邦之杙隍。易困於艱危。

朝議大夫臺灣府知府蓋君墓誌銘

嘉慶初，賊起川楚，以文吏著殺賊功者，四川劉公清，河南林君嵐，嵐舍陝西

則蓋君方泌也。

朝議大夫臺灣府知府蓋君墓誌銘

君字季源，亦字碧軒，山東蒲臺人。曾祖越，祖國杰，皆縣學生；父諱熙，早卒，娶靳恭人，無子，以弟子爲後。本生父諱東烈，任安徽司獄，本生母王恭人，自祖以下及本生，皆贈如君之官。

乾隆十六年，以己酉科拔貢，就州判陝西，署漢陰廳通判石泉縣事，署商州州同，時嘉慶三年也。治商州東百里曰龍駒寨，助寨之東河南，南出武關湖北路四通，綰商賈輸寫之會，又多林莽山徑，易憑匿，賊自武關入陝，寨數創；君始至，民吏掃地赤立，而賊酋張漢潮擁衆至，乃置藥麪中誘賊食，多死，遂西走，大軍乘之，漢潮由是不振，然且揚言曰：「必報若。」君集衆謀曰：「賊雖去，必復東，若等逃亦死，守不得耕種，亦坐臥死，我文官也，無兵，若能爲吾兵，當相爲全活爾命。」衆議三日，而後復曰：「生死惟命。」乃築堡聚糧，據見戶三丁抽一，得三千人，無丁者以財佐兵械糧糗，且教之戰，辰集午散，日無廢農事。

四年，賊屯山陽鎮安，將東走河南，迎擊敗之；又擊賊於鐵峪，音浦，逐賊入林。

中，矛折，賊已近，奪矛以斃賊。時賊踞山上而伏其半於溝，乃分兵翦伏，奪據其東山上，數乘懈擊之，殺傷過當；賊宵遁，卒不得東。後賊由雒南東逸，君馳至分水嶺，閒道走鐵洞溝，出賊前而伏，賊錯愕迎戰，遂敗，殺數百人，鄉兵名由是大振；自武關至竹林關，鄉兵皆請隸龍駒寨。

五年，知州困於賊，君馳百九十里至北灣，賊驚曰：「龍駒寨鄉兵至矣！」遂遁去。是時，賊屯商州西及雒南山陽，各萬餘人，集衆勢欲東出，君合武關竹林兵二萬人，列三大營以待，賊不敢前，而聞楊忠武公以兵自商州至，卽前擊賊，東西夾攻，賊大敗幾殲。是役枕戈而寢者五十日，遊擊誣以事解職，大吏直其謾，切母官得留任，賊遂相戒無適商州。八年，賊平，始授盩厔知縣。周音 鑿音

公在商州六年，賊出入陝西久，無所掠利，銳欲窺河南甚，狼奔鼠偷，情狀捷出而眇然以一文吏，不憑一城，藉一餉，起千百農家子於逃亡餓羸之餘，抗堅悍滑習之賊於必爭之衝，摧鋒守堅，賊死突不能入平地，便奔走，牢困山谷，卒就擒。

滅。夫古人有身受重寄，一失守，縱賊出隘，奔騰潰漫，不可收拾者，人必舉後此禍敗之罪，歸重於首禍之人；幸有大力者當之，奔騰潰漫之禍，泯不復見，又習而忘之；未嘗以歸罪於敗者之重，增重於成者之功。然則惟無赫赫之名，而其功乃有益於人國，此固君所不得而辭者也。

在盤屋，猶時時入山搜賊，巡撫方勤襄公，奏賞藍翎；又生得十三年寧陝倡亂者四十餘人，奏授寧陝廳撫民同知；睿皇帝召見，問商州事甚悉，授四川順慶府知府，改成都府。十八年，岐郿眉音有賊入川，以鄉勇屯川陝通路，賊知爲統龍駒寨鄉兵者也，卽遁歸陝，就滅。

母憂服闋，授福建延平府知府，改臺灣府，兩攝臺灣道事；道光三年，以病歸里，十八年六月卒，年七十一。

君始在陝，後在川，皆以知兵重；然精吏事，重民命。其在盤屋，賊甫平，卽捐俸賑飢，旌死節婦，及河灘馬廠鹽法，皆區畫久遠計。始至順慶，大吏聞渠縣民叛，屬

以兵，君曰：「此作會人衆，客主相驚疑，訛言橫生，非叛也。」請毋用兵，捕十二人，而其變息。始至閩，以三十金賞捕，得周永和，乃總督命鎮將欲以兵取者也。在臺灣所讞彥音四獄，皆千百聚羣，稍激則變，君一以理論，民輸其誠，蔽罪如法。彰義飢捕劫者七十人置之法，天乃雨，民呼爲太守雨。其行事操舍，適機會又如此。

配萬恭人先卒，里居，時聞君日戰賊，憂甚，侍靳恭人前，言笑若無事者。嘗誠

子曰：「爾守有餘，然居官當求濟於事。」有七子八女，長子銍，玉音陝西佛坪，平音廳

同知，萬恭人出，次錯，楷音錕，昆音錡，技音鍵，巨假切鋌，時逆切鑄，鄰音孫男一，女孫二。以道光十

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葬君於蓋村北原上。曾亮在江南時，嘗記劉公清林、君嵐及君遺事，君長子，後爲同年進士，走京師，以狀示曰：「子於先君嘗有述也，請遂成之。」乃系以銘曰：

討賊方亟，募民以攻。始仗其力，終怙戶音其功。養之病國，汰之爲賊。勿養勿汰，惟龍駒寨。晝趣爾耕，朝揚其塵。飽德飫義，奮如虎螭。癩音遂遏逋寇，成誅於師。勝兵

萬人計臣不知嗚呼！此則府兵之遺，而後事者可以爲規！

【註釋】【賊起句】清仁宗初，教匪起四川湖廣。【蒲臺】縣名。【漢陰廳】今縣，屬陝西省。【石泉縣】屬同上。

【商州】今改商南縣，屬同上。【武關】今商縣東。【寫】瀉也。【赤立】無有也。見宋史。【糗】乾糧。【山陽鎮安】陝

西縣名。【鐵峪鋪】商南縣東。【雒南】陝西縣名。【分水嶺】鎮安縣東。【鐵洞溝】商南東北。【竹林關】山陽

縣東。【楊忠武】見前。【謾】欺也。【整屋】縣名。【勤襄】方維甸諡。【寧陝】今縣。【睿皇帝】清仁宗。

【順慶府】今廢，南充縣其舊治。【成都】今縣。【岐鄜】皆陝西縣名。岐，卽岐山。【延平府】今廢，南平縣其舊治。

【臺灣】今歸日本。【渠縣】屬四川省。【彰義】臺灣地名。【佛坪廳】今改縣。【府兵】唐分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

十四，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爲下。

項府君墓誌銘

君諱烜，洪音字作豐，溫州瑞安縣歲貢生，祖啓龍，考諱昌基，生一子五女。君性

孝友樂善，移兄弟之愛於女兄弟，嫁而貧者，析產置田，不以母同異爲厚薄；遠祖墓田廢，充以己田，不以族遠近爲公私。推其愛及父母之姻族，權疏戚緩急，時調

給以爲常；推其愛及鄰里州黨。凡橋梁道路，有不便於人者，無不修。年歲飢疫，有活人之事，無不爲。粟米錢帛，衣袴藥物，可以給人之物，無不蓄且具。偶出，欲有所衣寒者，不及歸取，解傭衣而歸償以新衣，傭皆樂從之遊。見空器在門，實錢物令滿，其人來，自持去，人忘其施，君亦不以爲德也。治家及外所交際事，盡日乃休；而又好詩及書法，習科舉學，乃先明而興，客至始盥沐，則程課畢矣。學使者每拔冠其曹，比鄉試，數不售；有人爲主司先遊者，峻拒之，以諸生終。嘉慶六年五月十四日卒，年四十九。

君始娶戈，繼娶於李於林，長子俊，次霽，次傳梅，次傳霖。女四人，適林，適孫，適張，其次三者未嫁卒。傳霖試禮部京師，與曾亮善，將以某年月日，改葬君於某鄉某原，以君之行告，且乞銘。

嗟夫君之行，古所謂獨行有道名應選舉者也。論士於古，有循是而至公卿者矣；然使古取士之法，與士自修其身之道，離而二之，其操行果盡出於是，而無

待而然者歟？抑勢之相激，中材有不能自阻者歟？夫古人善其身而祿及之，猶不可因祿以疑其善；況乎祿不出於是，而獨爲於今之世如君者，勤孰與古人多？吾以是知謂選舉興而行多僞者惑也。銘曰：

命於福爲齋，性於善爲豐。名於己爲阨，功於人爲通。儻淡音乎其幽宮，固安其宗。

【注釋】【儻】安也。

贈按察司照磨吳府君墓表

照磨，官名。清制按察布政兩司及各府，皆置照磨，掌照刷卷宗。

君諱達德，字懷新；明初自江西遷今湖南者，爲君十四世祖。始著籍巴陵，至起家爲富人者曰傳經，生君及其二季。

嘗應試，人踐屢不得前，吏前卻之，徑出，不再應試。專意於宋五子書，扁表其言，使出入見之座。事繼母，待異母弟弟婦，孳居者，及家子弟親族少長，必隱度於

恩義之平。人求貸必應，貸以訟必辭，開諭情事，使兩息而後已。嘉慶十八年歲飢，出穀萬石賑之，大驚其縣人。君曰：「吾自惟心計衰，冀少事耳。」暇則手寫書史，自種菜果，課傭佃指授田法，時與諸昆弟歡飲，醉則益和而恭。

道光五年正月二十日卒，年七十一。母胥氏，繼母孫氏李氏，配羅氏徐氏，子友樹敏樹庭樹女一，孫八人，曾孫十二人，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葬君於橫板橋，直其家南十里。敏樹以舉人官教諭，曾亮見其文京師，以爲能學歸熙甫者也。狀君行，請爲之表。

嘗以謂三代後，道德衰而游俠盛；然通財之義，固道德中所自有者也。以古之無甚貧富，而不以是爲名高也，遂謂自游俠者倡之，儒者避其名而不復權其義，世因以儒之行病不廣大，豈所謂能弘道者乎？君學道人也，散萬金不以概其心，是異夫儒而不利於物者。

【注釋】【游俠】好交游，急人難。史記：有游俠列傳。

【弘道】論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概】感觸經心也。

館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館陶縣，舊屬山東東昌府。

君姓張氏，諱琦，字翰風，陽湖人。祖政誠，晉咸考蟾賓，皆以君兄惠言官編修，贈翰林院庶吉士。祖妣白氏，妣姜氏，皆贈孺人。

君以舉人膾錄議敘，道光三年，官知縣山東，補館陶縣，始至權鄒平，歲且盡，君閱村四百七十，麥無入土者，卽申牒報災，其詞堅，大吏破成格入奏，因鄒平得緩徵者十六州縣。民失物，誤訟於長山，歸獄於君，君曰：「汝失物地，大樹北抑樹南也？」曰：「大樹北。」君曰：「若是則我界也。」民愕然曰：「誠鄒平邪？卽不欲以數匹布煩父母官。」持牒去。

後權知章邱，鄒平民時赴訴，君曰：「此於法不當受者也。」慰遣之。章邱俗好訟，又多大府書吏撓令權，君結正二千餘事，私書絕迹；然君所權兩縣，或數月，或歲餘，卽受代，惟館陶八年，人戴之如親戚，而君政固不爲姑息。始受事，久旱，君

禱雨既應，糶倉穀平價振口糧，士民皆洽歡，乃嚴捕劫盜姦民。士有訟者，閱其詞不直，卽曰：「課汝文不至，訟乃至邪。」試責以文，不中程，後乃決事，士訟遂稀。其仁術兼濟，類如是。然君尤以館陶地斥鹵不宜穀，又衛水數敗田，精求古溝防，及區田法試行之，未遂而病。

道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子珏，覺音孫殤，丘八耀孫以舉人令武昌；女子四，長適吳廷珍，刑部員外郎，次適章政，次適孫劫，丘八次適王曠，皆士族。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君於縣之龍山，湯孺人先卒而祔墓；旣誌，耀孫乃乞爲之表。

君少以文學名，與兄皋文編修伯仲也。詩詞醫學書法，皆能得其深，著錄十餘種，人以君爲文人傑魁者矣，而未意其能爲循吏如是。嗟夫！是乃所以爲文人也！夫政不達而言立者，蓋亦寡矣！苟以君所爲者有過乎文人，此可謂能知君矣，未可爲知文人也；且世之所謂文人者又何也？

【注釋】

【惠言】字皋文，有茗柯堂集。

【鄒平長山章邱】

皆縣名，屬山東省。

【斥鹵】

說文：東方謂之斥，西方謂

之鹵，鹹地也。

【衛水】即衛河，在縣西二里，其舊渠，即漢屯氏河，自隋煬開永濟渠，疏白溝入屯氏河，遂有此河。

【溝】田閒水道，

所以瀉水而防水也。周禮：十夫有溝。

【區田】

地一畝，闊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十六

步，計八十尺，分五十三行，長闊相折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舊

說每區可收斗數，則每畝可收六十六石，此可行於土曠之地。

男八十墓碣

男八十，又名煥枝，梅曾亮伯言第三殤子也。以嘉慶壬申年十月十三日生，

殤於道光二年十二月之十日。

生三歲而其母病且卒，指八十以示吾而後死；今汝又死。前一夕徧呼家中

人，漏下五鼓，始絕聲；朝晡

逝音

後，氣絕。其叔父仲卿痛之甚，以成人禮葬於西城內

烏龍潭之東西面。先是一月，八十隨奴子韓貴謁其母及叔母墓，循是潭而歸也，

今所葬適值其地。嗚呼！兒慙呼甘切如凡童，又年不及中殤，吾家人待之，蓋情過

於禮矣；然獨以爲天下之可悲者，莫吾兒若也！

【注釋】【漏下五鼓】唐書百官志：宮門局，宮門郎二人，掌宮門符籥，凡夜漏盡，擊漏鼓而閉，夜漏上水一刻，擊漏鼓而閉。

【朝哺】日過午後爲哺，申時也。按哺當作饋，食也。

鄒孺人墓表

孺人，婦人七品之稱。

道光二十六年冬夜發篋，得管異之遺墨，述其母鄒孺人事，凡百五十字，曰：「先母鄒氏，考諱森，安東縣教諭，母周氏，諱璿音尋之女，歸先君，生子女四人，年三十七而遭先君喪，以女工典質，支柱音主門戶，事先大母葉孺人八年，葬先祖祖母及殤弟妹，嫁一女，娶一婦，延師於家，教同讀書，至十七歲而後止。嘉慶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六。道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與先君合葬於江寧安德門外之傅家山。子一人名同，孫一人名嗣復，孤管同泣血謹述。」嗟夫！此異之書，示其友乞墓表者也。異之書此未幾，試禮部道卒，子方幼，今十餘年矣，而嗣復始成立，乃追書以遺之，以卒吾先友之志。

夫異之所述，自世俗務虛美者觀之，無絕殊者；然以家之貧薄而事之危苦也，獨以一女子當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異之蓋有以知劬勞之人，無有過於爲父母者矣。此所以爲善述其親，而余不能有加於是者也。嗣復今爲諸生而甚文，庶其知先人以誠敬其親，而不自飾於其友者，於古道皆有合焉。孺人之夫諱文郁，余記揭帖圖字西京者也。

【注釋】【安東縣】今爲遼水縣，屬江蘇省。【嗣復】字小異。【詩】小雅蓼莪篇。

朱孺人墓誌銘

吾友繡山，以函封詩詞及摹漢魏篆隸書，告曾亮曰：「此吾婦朱孺人作也。吾婦幼失母，專其事母者事父，及後母遺腹弟，調燥濕，禦侵侮，皆與其勞。年二十而歸余，移其事親者事吾親，不敢有失焉；不逮事吾母，移其事姑者事祖姑，不敢有失焉。吾家素貧，而族大嫗衆，賓客酒漿束脩之供饋，能內外支拄，不見罅漏，

音漏

使吾無自失於人者；又以其餘功，習詩詞，繪畫隸楷，女嫻好學者多從之遊。其性情好尚，固絕異乎常女子也；然親戚時聚處，酬高應卑，各適其人，未嘗以才語自標異，其密於用心者如是，故瘁而病，且產，遂卒。吾哀其賢且勞，致天其生而嗇於報；以女子而求託於沒世不可知之名，而其所喜以自見者，又僅有是，敢質之以徵於墓詞。嗚呼！其哀也如是，其可無銘！

孺人諱瑛，

余音

字寶瑛，

英音

海鹽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諱方增之女，曲阜孔

憲彝之繼室。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卒，年三十五，所著詩詞各一卷，子慶第

慶篤，女慶婉，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於衍聖恭愨

苦角切

公墓左。銘曰：

古傳列女多雅才，以才爲諱孰致斯，惟德不淑才乃疵。能宜尊章敬持持，囊篋細大安提提，六親攜嫺歡如歸。箴管餘事藻筆摘，才若此者乃可詩，有傳疑者徵余詞。

【注釋】【曲阜】縣名，屬山東省。

【衍聖】孔子後裔世襲之公爵名。

【尊章】章亦作幃，舅姑也。漢書：背尊章。

【提提】

安靜也。詩：好人提提。

【六親】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也。

【搯嫻】搯，離也。

【箴管】箴，說文：綴衣箴也。管，置針線之具。

【體內則】右佩箴管。

崔恭人墓誌銘

道光六年二月二日，太守余公之配崔恭人，卒於江寧官署，將葬，子炳堃

同

泣告曾亮曰：「吾母事舅姑，愛稱其敬，事家大人，德稱其義，性好施與，周嫻族，禮稱其情。大人少好書史，外嗜不移；及成進士，官刑曹，直樞廷，一心奉公，不問生產。母縮衣嗇食，區畫綜理，未嘗使大人憂；及隨宦大郡，以約守盈，虔於神先，朝夕必致敬；課兒常至夜分，畢課，出鍼綫補綴以爲常。吾數省試不售而歸，母必強言笑以慰之；及吾幸售，歸稍遲而母疾已殆，吾欲如昔不售而歸，見吾母強爲歡不可得也。吾母雖及待吾歸，實如未見吾稍有成也；吾之悲，蓋非人所能知也。家大人實知子，子辱與炳堃交，敢請銘。」曾亮不得辭，則謹序曰：

恭人姓崔氏，江西德化國學生耀采之子，縣學生立達之弟，年二十一，歸欽加道銜江寧府知府德化余公，子五人，思森、堯恩、早卒、炳堃、道光五年乙酉科舉人，屋字古厚，恩、廣東鹽大使，寶銀昆音，附生候選知縣，孫安炘音、安炯戶頂切、安耀。恭人，生乾隆三十四年正月五日，年五十八，道光八年某日，葬於德化縣某鄉某里。銘曰：

莊莊神君，孰翼以輔？英英令子，孰摩以拊？遺榮兮卽幽，馨無絕於終古。

【注釋】 【補綴】 禮內則：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德化】 今爲九江縣，屬江西省。 【神君】 賢長官之稱。見晉書。

倪孺人墓誌銘

孺人倪氏，望江人，桐城劉孟塗妻也。孟塗以文名於時，家貧，客遊，供養事，一委之孺人，能敬禮不怠。道光四年七月十四日，孟塗客亳州，暴卒，時孺人生子數不育，又新喪女，而妾所舉子病且殆，大慟曰：「吾夫殆無後矣！」卽自剄，古挺切不

殊，至人定後縊死，時去孟塗死百日。

二十三年，其子繼來京師，輿歸孟塗集，告曾亮曰：「吾母以今年某月日，葬縣之某鄉某原，敢請銘。」且言孺人殉夫時事，俯首淚下。噫！夫亡矣，孺人不濡忍以待其子者，以是子之必不可保也。今孺人葬而是子來乞銘焉，如之何其不悲也！銘曰：

不忍靡遺，豫死塞悲。子壯既成，不見母生。悲夫！以有此烈與名！

【注釋】【望江】縣名，屬安徽省。

【剄】以刀自割其頸也。

【殊】絕也。

【人定】後漢書來歙傳：歙中刺客，乃自書表曰，

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

遊小盤谷記

江寧府城，其西北包盧龍山而止。余嘗求小盤谷者，至其地，土人或曰「無有。」皆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犬聲，乃急赴之，熟五斗

米頃，行抵寺，曰歸雲堂，土地舒寬，居民以桂爲業。寺傍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隊大谷，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陁。兵切 鋪陁，俗陀字讀其狀若仰大盂，空響內貯，音欸不得他逸，寂寥無聲，而耳聽常滿，淵水積焉，盡山麓而止。

由寺北行至盧龍山，其中阮谷窪，鳥瓜切若井竈巖，音巖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菴，七十二團瓢，皆當其地。日且暮，乃登山循城而歸，暝色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影摩盪，如魚龍起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所謂小盤谷殆近之矣。」同遊者侯振廷、舅氏、管君異之、馬君夢湘、歐生岳菴、弟念勤，凡六人。

【注釋】盧龍山在江寧城西北二十里，即獅子山，明太祖敗陳友諒於此。

【陂陁】邪曲也。

【欸】歇也。莊子：而況

乎兄弟親戚之警欸其側者乎。註：輕曰警，重曰欸。

【阮谷窪隆】阮，坎也。谷，深穴。亦訓大阜。莊子：在阮滿阮，在谷滿谷。窪，深也。俗謂

低下之地曰窪。隆，中央高也。爾雅：宛中隆。

【巖巖】齒上下肉，此喻不齊之狀。

【團瓢】草舍也。襄實書：訣：空者爲亭，實者爲

團瓢。

盩山餘霞閣記

盩音叢。

江寧城山得其半，便於人而適於野者，惟西城盩山。吾友陶子靜，偕羣弟讀書所也。因山之高下爲屋，而閣於其嶺，曰餘霞。因所見而名之也。俯視花木，皆環拱升降，草徑曲折可念，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西面城，淮水縈之，江自西而東，青黃分明，界畫天地；又若大圓鏡，平置林表，莫愁湖也。其東南萬屋沈沈，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繞之，左引右挹，緜緜緜緜，音緜上浮市聲，近寂而遠聞。

甲戌春，子靜觴同人於其上，衆景畢見，高言愈張，子靜曰：「文章之事，如山出雲，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決版而導之者也，故善爲者有所待。」曾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煙景焉，一俯仰之間，而遁乎萬里之外，故善爲文者無失其機。」管君異之曰：「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如斯閣亦有當焉。」故書爲之記。

【注釋】

【莫愁湖】

在江蘇江寧縣三山門外，明時爲徐中山園，相傳爲古女子盧莫愁舊居。

【緜】

釣魚繩也。詩：維絲與

繕按此則狀炊烟之形也。【雲物】日旁雲氣之色。左傍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江亭消夏記

都中燕客者，曰館曰堂，皆肆也，觀優者集焉。樂閒曠，避煩暑，惟江亭爲宜；地當南城西，故爲水會，今則四達皆通車。

甲午五月望，徐廉峯編修，黃樹齋給諫，招客而觴之。天氣清佳，地曠人適，以客皆雄於談而失飲也，乃射覆以行酒；當令者，取樽俎閒物載經典者隱一字爲鵠，而出其上下字爲媒，因媒以中鵠者不飲；然所出字，皆與鵠絲禡丑倚切又判平聲義同散，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鵠者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人心，使不得尋逐以爲快；忽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而發飲者十數人。

酒殺既饜，憑軒周流，下多葭葦，蒙籠陂陀，風草相噬，柯樹粹音縹，音其下有波浪瀟音泊於筆切聲，渺若大澤無涯江湖之思焉。

主客多江東南人，歲比大水，談者以為憂；於斯亭，又悵然於不可得水。給諫遂歸而圖之：圖中人皆面山，左倚城，指亭下相顧語者，亭之西軒也。上元梅曾亮記。

【注釋】【肆】陳貨鬻物之所，此指菜館。

【黃樹齋】名爵，道光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嘗上疏請禁鴉片。

【射覆】漢

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按古人以術數為遊戲之法，今已不傳，而別為酒令，用相連字句，隱物為謎而射之。

【鵠】矢的

也。射義：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此則指所覆之底。

【緜褫判散】言其不相屬也。

江淹表：雖蟻聚鼠竊，勢必褫散。

【枝】訓作

歧。【蒙籠】籠當作籠，蔽覆之貌。

【陂陀】不平也，又亥也。

【綵繚】庄見前，紉素縲。縲亦作縲，此亦借縲。

【節汨】水聲，一

曰水流貌。

金山寺藏鼎記

金山寺，在江蘇丹徒縣西北，山以裴頭陀開山得金，故名。

葉東卿先生，得古鼎於岐山之農，徵文實事，定以為周宣王時物，其臣遂啓
 謀伐獫狁歸，賜以酬庸者也。於時詩以張之，寄置於丹徒之金山寺，屬曾亮為之
 記。

夫萬物所樂者，成也久也，自聖人不能違之。銘物必祝其壽，子孫永寶用；至莊周列禦寇之徒，一切齊得喪成虧；浮屠氏興而其道說加勝；今以古人欲世守之物，而寄之浮屠氏，豈製是器之意哉？

曾亮曰：「守之善者，蓋莫有善於是也！」夫物之易失者，以己獨有之，而人不有之者也。苟獨有是物，而不使人與有之，雖有蓋世之威，不足以持其後，況守是物者之爲吾人也哉？然則孰能守之？曰：「惟不自有者能守之。」今浮屠氏之法，其身之不自有，而何有於居？其居之不自有，而何有於所寄之物？雖其重樓傑觀之地，途之人游焉，莫能禦也；雖其所共寶貴之物，途之人觀焉，莫之非也；夫然，故天下之忌有是物者，皆釋然曰：「彼且不能專之，吾又烏容專之。」天下之欲有是物者，又釋然曰：「吾未嘗不與有之，吾又烏容專之。」故曰：守之善者，莫有善於是者也。

昔東坡以吳道子畫四菩薩，捨僧惟簡，而曰：「吾自度不能常有是也，故以

與子，子將何以守之？」此豈真慮其不能守也哉？使慮之，則亦不捨之矣。且惟簡之能守與否，卽未可知，而東坡惟能捨之。故道子畫至今不亡，則雖謂善守是物者，莫如東坡可也。此蓋先生之微意也夫！

【注釋】

【葉東卿】名志誠，精金石學，所藏彝器甚多。

【岐山】今陝西岐山縣。

【周宣王】名靖，厲王子。

【獫狁】周

時之北狄。

【酬庸】報功也。

【吳道子】名道玄，唐陽翟人，工繪事，善畫佛像。

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城北多古園，惟董氏窺園者，去鍾山爲近。由窺園而東北，皆菜畦縱橫，密徑若窮，忽花木照耀篁竹中，則歐氏又一村也。瓦室十餘間，蔽其南，以植花藥數十種，拓其軒之北，鍾山偃仰，如在几席上，從籬落中見行者，疑深山樵漁，不類塵市人。從余游者歐生岳庵及其弟子白，嘗朝夕讀書於是，乃圖之而以記告於余。

夫圖記歌詠，恆出於賓客山水聲色之游聚，此皆幻於情而逐於物者也。物

不可留，情不可執，卒然合并，斯會不常，妍窮景畢，執萬化而不釋；於是蔽而自矜，將貽後人，此文字之所以日繁而用多藝也。若夫居家林，玩書史，此豈待於外，而懼樂之不可常哉？然數年以來，子白常侍養於浙，岳庵雖家居，亦囊篋鱗雜，不能吟誦無事如曩時；且才如二子，豈終徜徉於斯園者？則是圖也，卒前勤，懲後荒，意在斯乎！

昔曾子固不以舟車廢其學，而蘇文忠直禁內，讀書夜分，老兵皆倦臥，彼其視金馬玉堂之中，波濤塵堞音堞之內，皆學舍也；故古人有以自立者如此。不然，當貧賤時，曰：「吾他有求焉，不暇學。」富貴矣，則曰：「吾有以自重者，姑緩之。」是殆不足與於斯圖也，二子者其知之矣。

【注釋】

【董氏窺園】漢董仲舒好學，三年目不窺園。此園之名，即取此義。

【鍾山】在江寧縣西北。

【簞竹】叢竹也。

【禁內】天子所居曰禁。

【金馬玉堂】

金馬門，漢時學士待詔之地。玉堂署，宋時翰林承旨之所。

【堞】塵起貌。

吳淞口驗功記

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吳淞口驗功記

太湖三萬六千頃，以經流達於吳淞，吳淞首枕太湖，尾掉黃浦，互三百餘里入海，源長流溥，非洪壯深闊，不足以吐納靈湖，網絡神委。明嘉靖初，一治於官，一濬於私；後曠不修，喉吻縮蓄，浦激音差互，菱葦怒生，高卑平夷，水旱皆困。

安化陶公巡撫江蘇，以道光七年冬十二月，奉命淪疏，時羣情獻疑，或守卑

論，或求新功。爰斟酌古今，延覽地形，以爲徙武康紆溪，穿新渠，言失之鑿；廢吳江

全邑以濬松江，言失之縱；遷沙村，鑿千橋，開白蜺，胡典切徙湖委於青龍，言失之擾；

而元時疏黃浦至新洋，功施卑卑，不利洩宣，又失之率。乃鳩工立程，爬音抉填淤，

依倨切鏟初限切咋音曲岸，惟其寬深，無改故渠；巨阜連隴，神移鬼推，盤音澮音澮音，外古

切雲解天動，不踰三月，水工蕝止善切事，擇期驗功於吳淞口。時當春和，桃楊獻新

水光納天，積葑封音雲卷；龜魚舒波，望墟永歸；千帆怒張，如馬縱野；農利普存，歌謠

載途；公顏載愉，詩紀其事，和者千焉；雍雍乎元臣之訐謨，吉甫之清風也。乃屬曾

亮實事以紀，則道光八年九月之十日也。

【註釋】 【太湖】古震澤，亦名具區，跨江浙二省。 【黃浦】江名，首受三泖諸水，東流經松江諸縣，至上海東北，會吳淞江入海。

戰國楚春申君黃歇所鑿。 【嘉靖】明世宗年號。 【浦激】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激即浦也。 【陶】名澗，字雲汀，清安化人，官

至兩江總督。 【淪疏】孟子注：疏通也。淪，分也。 【武康】縣名，屬浙江省。 【紆溪】在武康縣東北。 【吳江】縣名，

屬江蘇省。 【松江】太湖支流，即吳淞江。 【白蜆】江名，在江蘇吳江縣東南，太湖之支流，一名東江，又名白蜆湖。 【青

龍】江名，在江蘇青浦縣北。 【新洋】江名，今溧。 【鏟】削也。 【咋】噉也。 【盤盪】旋流，木華海賦：盤盪激而成窟。

【涓澮】小流。郭璞江賦：商榦涓澮。 【蕝】事畢也。 【葑】蕪菁也，或曰菰根。 【墟】大壑也。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墟。

見列子。 【訐謨】大謀也。詩：訐謨定命。 【吉甫清風】詩：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按：吉甫尹氏，周宣王臣。

光澤縣育嬰堂記

光澤，縣名，舊屬福建邵武府。

光澤縣當南宋紹熙時，嘗行社倉法；而歲以米三百斛，助民之貧不舉子者，見於朱子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其收養之詳法不可知，而古者男女子皆稱子，則所助者必多出於女，無疑也。閩中溺女之俗，不知所自昉，方上而非法所能禁。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子安能有其母哉？此社倉之法為不可廢。而自宋迄元明，行者蓋鮮；則即光澤一縣言之，其生不見日月，并不得

入於襁舉兩切襍保音者，已不知凡幾矣？

刑部何君化井，於道光十年，做社會之意，建育嬰堂；先以己財育其力之所能給者，因請花邑令周君味蘭，捐金爲倡，而邑之士大夫及過客，皆有輸助。其後令復取邑他用之羨，以充入之；於是建廨懈音舍，設董事，嚴錢帛之出入，稽乳婦之勤惰。且以爲乳婦而家於堂，勢不便也；故凡所收育，皆置於乳婦之家，而月給錢以爲直。其於朱子時社倉條例之同異不可知；而因時制宜之道，固纖細而無餘弊矣。

昔漢章帝詔嬰兒無父母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稟糜音給如律。夫嬰兒而無父母親屬，必得乳婦以養之，卽所給稟者，必乳婦也。古人雖文義簡直，而可以意推；則今所行者，亦古人之良法也歟？

其宗願船亦官刑部京師，請曾亮爲記。夫始事之勤，固不可不書；而記其成之之難，以冀夫後此者之無有廢，尤爲善者之深意也夫！

【注釋】 【紹熙】

宋光宗年號。

【社倉】

宋史：乾道四年，民艱食，朱熹請於府，得常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

計米以償，隨年斂散，歛餉其息之半，大飢即盡餉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三千萬石，以爲社倉。

【朱子】

卽朱熹。 【邵武軍】

今縣名，屬福建省，宋置軍，元改路，明清爲府。

【防】

適當其時也。公羊傳：始滅防於此乎。今用與始通。

【襪襪】

襪，織物，以約小兒

於背者。襪，小兒衣。

【花】

縣名，今屬廣東省。

【漢章帝三句】

章帝名烜，明帝子，詔在章帝三年。

【稟】

賜穀也，古者取之倉

廉以給人食之謂。中庸：既廩稱事。

陳碩士學士授經圖記

漢儒之經學有專師，而又以師法轉相授受，其學之顯晦，一視其徒衆之多寡，與爵位之高卑；而苟其學之不足傳，與傳之不得其人，雖當時爲諸儒所宗，而遺篇斷簡，不可見於後世者，往往有之。惟孔安國、董仲舒，其學在當時，非如師丹、張禹，以尊官致大師。而古文尙書，與春秋之學，歷久而不廢。蓋司馬遷嘗問故於安國，而聞春秋說於董生，其表章發明之力爲多。

桐城姚姬傳先生，以名節經術文章高出一世，受業而通顯者，如錢南園、侍

御孔搗許爲切約編修，皆不幸早世。若夫抱遺經，守師說，而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者，又不爲人所從信。惟今侍講學士陳公，方受知於聖主，而以文章詔天下之後進，守乎師之說，如規矩繩墨之不可踰。及道光五年秋，持節主試兩江，兩江人士莫不訪求姚先生之傳書軼說，家置戶習，以翼有冥冥之合於公，而先生之學，遂愈彰於世；蓋學之足傳，而傳之又得其人，雖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萬人之勢，亦其理然也。

夫先生之書具存，其文章之高奇，說經之通遠，雖好古之士，浮慕焉而未能入；況祿利之士，其不能深知篤好也決矣。然先生之門人嘗衆矣，而今集其成者惟公；則學於公者，雖不必盡如公事先生之心，亦必有一二人如公守師說，而尺寸不踰者；先生之學，其傳於世者未有艾也。

公試畢，將歸京師，出授經圖示曾亮曰：「爲我誌之，吾未能一日忘吾師也。」嗟夫！曾亮固所謂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而不爲人所從信者，於是圖，其能無慨

於先生哉！

【注釋】【安國仲舒】注分見前。【師丹】字仲公，漢東武人，以經行者，位至大司空，封高樂侯。【張禹】字子文，漢河內

軹人，明習經學，試爲博士。元帝時，詔授太子論語，成帝時爲相。【尚書春秋】孔治古文尚書，董治春秋。【南園搗約】錢遷

字東注，號南園搗約，孔廣森字。

從吾軒從征記事

唐人記高仙芝征小勃律，其人能以術致妖霧淫雨，章佳公阿桂年譜，記征金川事頗同；今此記言入打箭鑪西行四十日至恩達塘之瓦合山，金鼓聲立致雷雨，豈荒徼音絕域，人有怪徵，地氣亦殊與？蓋天高地下者，自然之氣也；而人氣之充塞，亦有以摩盪而升降之。人物少則中虛，而上下之氣易合，陰陽發亂，不主故常，古聖人所以絕地天之通也。彼殊徼絕域者，太古之事，亦如是而已。

嗚呼！日闢而日廣者地也，日生而日衆者人也；斯域也，千百年之後，必有良田疇，美竹石，好衣甘食，如吳會中，而且以是書爲妄語者。

【注釋】

【高仙芝】唐高麗人，善騎射，天寶六載，平小勃律，虜其王，降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擢四鎮節度使，安祿山反，仙芝

兵敗而死。

【章佳公阿桂】章佳姓，阿村名，字廣廷，號雲崖，清滿洲正白旗人。乾隆時定伊犁，計緬甸，平兩金川有功，官至大學士。

【金川】在四川西北邊境大渡河之上游，爲大金川。又有小金川，涼州懋功廳西北，南流來會，均土司地。清乾隆時，土司沙羅奔索

諾木先後作亂，平之。

【打箭鑪】本土司地，俗傳爲武侯打箭於此。清設打箭鑪直隸廳，屬四川，後改康定府，今爲縣。

【恩達塘

瓦合山】皆西藏地。

【絕地天之通】

乃命番黎，絕地天通。言人神不相犯也。按重黎即羲和，堯時掌天文之官。

【吳會】

今江蘇吳縣城。該餘叢考：會讀者貴，西漢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時人郡縣連稱，故云。

書李林孫事

郝

音夾

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

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又安，座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嗾

音叟

某公卽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

皆驚，禮爲上客；時賊衆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徙鳥舉不可制，當

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

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 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囂，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

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閒，林嵐乞其兵守盧氏。賊帥張潮兒來攻，衆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謝其衆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閒耳。」衆怒曰：「誰無面目者，致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衆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爲安徽省同知。

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民，嘗敗，言笑如平常，衆怒曰：「見人父兄子弟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衆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衆皆哭。

汪士鋈音勻曰：「吾往來梁楚閒，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而溫厚長者。」士鋈與言形勢，王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註釋】 【郊縣】 舊屬河南汝州。 【川楚賊】 嘉慶初，白蓮教匪，竊傑人高均德等先後滋擾川楚。 【輕徒句】 史記

主父偃傳：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 【襄城】 縣名，屬河南省。 【紛拏】 亂也。漢書：漢匈奴相

紛拏。 【梁】 今河南地。 【盧氏】 縣名，屬河南省。 【王相】 陰陽家語，一作旺相。論衡：春夏休囚，秋冬旺相。按五行遷旺

於四時，凡動作宜乘旺相之氣，如春三月，則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夏三月，則火旺土相金死水囚木休；俗以得時為旺相，失時為休囚。

書棚民事

棚民，異方之人，山居壑田，架棚而居也。

余為董文恪公作行狀，盡覽其奏議；其任安徽巡撫，奏準棚民開山事甚力，大旨言：「與棚民相告訐者，皆溺於龍脈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山，保一棺之土，棄典禮，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於崇山峻嶺，人迹不可通之

地，開種旱穀，以佐稻梁；人無閒民，地無遺利，於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啓事端。」余覽其說而是之。

及余來宣城，問諸鄉人，皆言：「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浸漑。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汙不可貯水，畢至窪田中乃止；及窪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爲開不毛之土，而病有穀之田，利無稅之傭，而瘠有稅之戶也。」余亦聞其說而是之。

嗟夫！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故記之以俟夫習民事者。

【注釋】 【龍脈】堪輿家以山之氣勢爲龍，氣勢有起伏，謂之龍脈。

【宣城】清爲寧國府治。【童山】山無草木曰童。見

【荀子】
【窪田】最下之田。
【不毛】草不生也。諸葛亮文：深入不毛。

書楊氏婢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慤切覺公錫紱弗音子也。

【注釋】
【媒妁】婚姻之紹介人也。媒，爲謀合二姓，妁，謂斟酌二姓，名異而實同。
【楊錫紱】字方來，號蘭嘯，雍正進士，累官

兵部尙書，漕運總督。

記日本國事

日本賈人舟膠於臺灣，濱海者虜其財，事聞於閩浙總督方公，公斬爲掠者三人，償其財，叩頭謝，且固辭曰：「大將軍令，不敢私入中國，今以風故猝至此，稍以貨歸，舟中人無脫死者矣。」公歎異而遣之，蓋方公自爲余言如此。

然余獨怪日本以蕞爾之夷，法立於國，而民聳然於萬里之外，欲有所拾取則狼顧，豈其有異術焉？抑鱗介之民易爲理也？又賈人所攜之書，有紀國之年與事者，其始祖曰天皇，當隋唐之交，後數百年而國有大將軍，號曰尊公，其同姓曰家尊公，威權特甚，有令以火遞傳之，頃刻百里。大將軍尤惡天主教，嘗殺數千人，而其教絕，他國有天主教者，皆絕不通。有貨其地者，問事何神，館某廟，舟無守貨人無所失，而入廟不拜者殺之，以天主教不拜神也。賈他國者，分其贏於大將軍，無他官府及胥吏假手，故民不以分所有爲苦，亦毫髮不敢欺。嗟夫！彼大將軍雖如王，視中國不過一郡守耳，何乃能若是階級少則事權一，胥吏去則上下通，然則彼之僭強一隅，而役使如志者，豈無故哉？豈無故哉？

【註釋】

【膠】舟淺擱也。莊子：置杯焉則膠。

【方公】名維甸，號葆嚴。

【天皇】日本稱其王曰天皇。

【大將軍】征夷

人將軍，始于義仲，賴朝繼之，自是朝廷擁虛器，大權歸大將軍。見黃公度日本國志。按文云：視中國不過一郡守，殊誤。

【最爾】

小貌。

【狼顧】狼性怯，走常還顧，因以喻人之有所畏懼者。史記：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譏其後也。

【火遞】猶言火票，

濟制馬遞公文，用兵部憑照，令沿途各驛接遞，謂之火票。

家譜約書

太七公配許氏，合葬柏槻

經電切

山口蝦蟇田，當南宋嘉泰時，譜所始也。子三

人，仲曰九一，配朱氏，合葬柏槻山大井頭，當南宋寶慶時。子四人，長曰迪九，配汪

氏，合葬柏槻山大井頭，當南宋寶祐時。子四人，長曰壽一，配錢氏，合葬柏槻山之

菴隴，當南宋咸淳時。子三人，長曰魁一，配徐氏，合葬柏槻山飛橋隴西；子四人，季

曰清四公，諱卓一，字質齋，配陳氏，合葬柏槻大山之右，歷元天曆及明洪武時。子

二人，次曰敬同公，諱叔敬，一字欽夫，配郭氏，合葬柏槻山之飛橋北隴，歷元至正

及明宣德時。子三人，季曰朝甫公，諱榮，配錢氏，合葬柏槻大山之右，祔清四公，歷

明永樂及天順時。子五人，長曰君重公，諱珍，配李氏，合葬栗木崗，歷明宣德及弘治時。子六人，五曰時中公，諱棖，直耕切一字小溪，爲淮王府典膳，配嵇氏，先葬塘衝山，配劉氏，側室余氏，祔，改葬寧國縣方家衝，歷明成化及嘉靖時。子七人，三曰幼光公，諱繼前，一字南溪，配郭氏，合葬柏枧山之槽水圈，歷明正德及隆慶時。子四人，三曰毅甫公，諱守立，一字石門，爲江西寧州同知，配劉氏，合葬許村雙廟岡，歷明嘉靖及崇禎時。子四人，長曰懸符公，諱瑞祚，爲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丞，配劉氏，合葬梅隴教場山，歷明隆慶及國朝順治時。子三人，長曰期生公，諱士昌，一字大千，邑庠生，配鮑氏，側室胡氏，陳氏，合葬勞山，歷明萬曆及國朝順治時。子五人，長曰定九公，胡氏出，諱文鼎，一字笏菴，歲貢生，明崇禎癸酉年生，國朝康熙辛丑年卒，聖祖仁皇帝命江寧織造曹穎音市監葬事，配陳夫人，合葬獨山。子一人，正謀公，諱以燕，一字筆侯，康熙癸酉舉人，生順治乙未，卒康熙乙酉，祔定九公墓，配郭夫人，葬雁塔橋。子二人，長爲文穆公，爲曾亮之曾祖，始奉旨自宣城移籍江寧，賜葬

句容縣基隆山麓，配錢吳兩夫人，葬查村橋，王夫人耐姑葬，皆先公卒，故仍葬宣城。

嗣孫曾亮曰：古今氏族墳墓，非必其子孫陵替，而至於不可識，必自遷居始矣。昔文穆公居江寧，顏所居曰寄圃，志僑居也。今六十餘年，僑者土著，竊恐後世之忘所自也，而譜牒煩重，難時閱，故敬錄本支之諱字卒葬著於篇，後人可觀焉。嗚呼！祖宗之欲有其子孫，更千百世而無極也！其賢哲有聲者，則曰是能榮其先人；然祖宗固不及知矣，而猶恃子孫之知有其祖宗，其意曰苟千百世而知吾爲其祖宗，則吾固千百世而有其子孫者矣。爲子孫者，其勿使祖宗之失所恃哉！

【注釋】

【柏枧山】在安徽宣城縣東南。

【嘉泰】南宋寧宗年號。

【寶慶寶祐】理宗年號。

【咸淳】度宗年號。

【天曆】元文宗年號。

【至正】順帝年號。

【宣德】明宣宗年號。

【天順】景宗年號。

【弘治】孝宗年號。

【成化】憲

宗年號。

【隆慶】穆宗年號。

【寧州】民國改縣，屬江西省。

【崇禎】明思宗年號。

【衢州府西安縣】清衢州府

西安爲首縣，今改衛縣，屬浙江省。【梅隴】在宣城縣西南六十里。【順治】清世祖年號。【勞山】在宣城縣東南四十里，有大小二山。【萬曆】明神宗年號。【文鼎】一字定九，宣城人，著天算書八十餘種，家居營祠廟，申宗禁，族屬無博戲不涉公庭者三十年。【織造】官名，明清於江寧杭州蘇州，各設專局，織造各項衣料，及制帛器，數經繪之類，以供御用及宮廷祭祀頒賞之需，明於三處，各置提督織造太監一人，清改以內務府人員任之。【獨山】在寧國縣西五里。【以燕】定九子，舉人。【文穆】名聖成，定九孫，官至左都御史，與修明史、天文志，著赤水遺珠，增刪算法統宗等書。【句容縣】舊屬江蘇江寧府。【土著】世居本地之人，出史記。

謁墓記

道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甲子，由坐吉村入柏楨山謁墓，山至未五里，謁查村橋墓，曾祖母錢吳兩夫人之所葬也。至山口，謁太七公墓，始遷祖也。春分時，蝦蟇將子於此，徧滿坑谷，故俗謂之蝦蟇田。過此至庵隴，謁壽一公墓；又過此，至飛橋北隴，謁欽夫公墓；又前至飛橋，兩水會橋下，北流二十里成河，過橋，循左澗水，過柏建寺，至柏楨大山，謁質齋公及朝甫公墓。過此至槽水圈，謁南溪公墓。日已

暮，乃歸。

自過飛橋而東，皆石壁，流水左右夾路，聲洶湧，逆人足如不得前；石壁多大字，石稍長，移其畫，出字外，怪不可識。姪六有曰：「過槽水圈而東，山愈高，徑愈狹。」吾始行也，以足繼以手，終以尻，考平坐石而移之，乃上水露臺，過七當山，得寧邑界焉。

辛丑，至勞山，謁大千公墓，山足皆緣以石而土其中。壬寅，至梅隴，謁懸符公墓，未至墓五里，雨，先過京山堂寺，路斗絕，輿者相枝拄，音僅乃得上。而寺前土平以寬，清泉竹石，迎媚來者，輒以爲大怪，奇險中無此地也。食畢雨止，乃上教場，卽墓所也；明末有鄉兵屯之，故以名。墓在山絕頂，時有萬丈壑過肩輿下；壑在右，余睨左壁，在左，余睨右壁。至墓，則山舒兩翼而中平，可田可廬。勞山梅隴墓碣，皆安溪李文貞公書石。

五月二日庚午，至寧國縣方家衝，謁小溪公墓。墓在山頂，形如仰盂，中頽而

四高之，後有山，持之如柄；山下有溪水南流，而山足展而西，登高望之，若水入山腹矣。

乙亥，至獨山，謁定九公及正謀公墓，墓有碑曰：「江南織造曹穎監造。」聖祖仁皇帝特恩也。至栗木崗，謁君重公墓，不一里，至雁塔橋，謁高祖妣郭夫人，曾祖妣王夫人墓。丙子，至許村，謁石門公墓。自獨山至許村，墓四所，無山，當大路側。由坐吉村至柏規山，一日畢；梅隴，兩日畢；勞山，一日畢；方家衝，兩日畢；獨山，栗木崗，雁塔橋，半日畢；許村，一日畢。

凡所謁墓，必高大堅緻，立闕石障土於前，必豐碑深刻，以記年月名氏，及立碑之子若孫，必布石數丈，以便跪起陳設，必平易墓道，以便出入，必有舍有田，以便守冢者，及謁墓之子孫，又必廣置墓之左右山，或延袤數十里，以植樹木，聳瞻視；又定子孫司事者，一歲再巡其山，以審界畫，防侵盜；而一山之專設者，四人或八人，故其襟抱清茂，徑路幽美，或終日行，不涉他姓地，如家林焉，不知其

爲窮山中也。古名卿碩士，其墟里墳墓，檢史冊常不可合；今於千餘年之墓，農夫孺子，得歷歷拜埽之，非梅氏之厚幸歟！亦祖宗之經畫者勤矣！而其時人力之給，物產之豐，亦不能無慨於今昔云！

【注釋】

【蝦蟇】蛙屬，亦作蝦蟆，生田中，食害苗蟲。

【尻】脊骨尾也。

【斗絕】孤懸之義。

【杖拄】猶支持也。

【李

文貞】名光地，福建人，康熙進士，官至大學士。

【甃】以磚石砌物也。

【豐碑】禮檀弓：公室視豐碑。按：本古時卜棺之具，今以之

通稱墓碑。【袤】長也。

觀漁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縻之，網之緣音願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爲得邪？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邪？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註釋】

【糜】糜也。漢書：糜糜不絕。

【緣】如衣之有領緣也。

楊忠武公贊

公名遇春，字時齋，四川崇慶人。由把總起家，官至陝甘總督。

在嘉慶初，川民跳呼，并絡南山，是穴是郛。音天兵四臨，北合南逋。公以宿威，首執楚俘。提軍陝略，斬虺搜狐。死士百人，愛同肌膚。攻堅截流，壓賊如雛。隨專闖鉞，以訖天誅。滑賊逃死，以城自恃。張其蝥音網，距我星壘。公揚天雷，土崩岳礎。音聚其梟狼，萬肉一灰。屢奏膚功，忠謹不回。帝重公器，封疆可寄。武人制軍，漢臣破例。公督陝甘，子亦開府。恩榮巍巍，不亢以俯。元臣來朝，天子歎嗟。念其勤功，與其耄皤。音婆稽音啓首歸里，帝錫繁祉。形在紫光，美謚加禮。哀榮冠倫，可謂終始。百戰如公，以牖下終。凡百有位，視此精忠。

【注釋】

【在嘉慶初四句】嘉慶初年，白蓮教糾衆反，徧川陝湖北數年而平。

【郛】郭也。

【隨專闖鉞】指由把總而

爲大帥。闖，郭門之門限。鉞，大斧也。

【滑賊】嘉慶十八年，大盜李文成，據河南滑縣。

【蝥】蝥，蠹也，見爾雅釋蟲。非食禾之蟲。

【礎】石投下也，此亦作崩摧之義。

【子亦開府】公子國楨，爲河南巡撫。

【皤】老人白也。

【紫光】闕名，在京師西苑太

波池西岸，清嘗圖畫功臣像於閣上。

陸母林孺人像贊

常州陸祁孫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生思慕之不忘，設像於室，事亡若存。以像之設，不能得於古也，乃錄其德行焯焯同焯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曾亮，命爲之贊，且敘其不可已之情事，曰：

像之設，蓋起於周秦之閒，婦人有像，自西漢始。像之興，其當尸之廢乎？或曰：「是其於先人稍不類，則恐天下之人，適有類乎此也。」是未明乎尸之說也。夫實有是人而非吾先人者，尸也，而吾心猶有可以先人之之理；若天下人適有類乎像者，理也，無是形也，而吾心先人之，豈反不得爲先人乎？嗚呼！禮有殺於古而降於今者，今爲厚，從其厚可也。於禮，婦人無主；今有主，晉以後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母厭尊，今無厭尊，唐以後未有非之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所託者尊；

故非之者，予惡名而不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像也歟哉？贊曰：

閩縣孤生，林太孺人。嬪於恭城君，常州陸門。恭城君之斂，命服莫安。曰：從今職，毋僭舊官。祁祁守禮，駭浪如砥。夫棺在舟，濡足不起。愛子惟一，折蓼祖弗惜。曰：榮辱於先公，莫斯爲亟。令子者何？祁孫先生。文章滿家，媿於東京。舉於庚申，官於合淝。嗚呼！孝子！今誰子答？不子能答，像亦罔知。子曰：有知，我母之儀。

【注釋】【陸祁孫】名繼緒，嘉慶舉人，官貴溪知縣，有崇百藥齋詩文集。【焯】明也。【尸】古者祭祀，皆有尸以依神，以卑幼者爲之，及後世始用畫像。【嬪】婦也。書嬪於虞。【恭城】縣名，舊屬廣西平樂府，陸父廣霖嘗爲此邑令。

【折蓼】揚子方言：木細枝謂之秒，青齊燕冀謂之蓼。故傳曰：慈母之怒子也，猶折蓼管之，其惠存焉。【合淝】卽安徽合肥縣。

祭陳石士先生文

嗚呼我公！名德世師，區蓋莫罄，言伸其私。我初見公，棊局之側，謂爲達尊，長

陸母林孺人像贊 祭陳石士先生文

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隨園賦詩，二客一叟。庚申同舉，別面反久。懣音悚然

年丈，造門致恭。自此視我，與猶子同。深友疏客，譽我惜音陰。人或貌應，公言愈深。

慚欲起尼，泥禮切口不可禁。於時辛巳，壬午之閒。我初入都，翳路顛音田。推轂於泥，

期居人先。躓音致堦音迭莫振，拜公南旋。公淚承睫，我悲在顏。依斗望京，別者四年。弔

禍商文，字萬過千。主試江南，撤棘過舍。拊竹摩松，問屋所價。謂終結鄰，同臘共蜡。

跳跟音良童甥，索扇乘暇。憐其幼聰，書語褻借。歡留五日，朝盤暮卮。音支東田之下，潮

溝之西。逐蓋追輪，詰曲城陴。音脾留書滿囊，汗走童奚。戊子之秋，閩中提學。書告期

會，十月望朔。緩舟詠途，金山之焦。僧帽對著，閣榜松寮。屋腳插江，開簾捲濤。萬馬

過枕，海神上潮。圍樓大榭，音斜葉黃於瓢。波水四伏，風聲刁調。惠山捨舟，泉石蛆音瓦

蛆。杏衫朱魚，遊目分寫。別徑過市，名園暗通。怪花神叢，穿透陰蒙。慙我騎危，坐

笑不從。囊碁提局，命擇幽敞。酬答累公，我得恣覽。胥門別歸，閩書隨至。外孫遠來，

繼者愛壻。於我廬旅，久不自它。豈我致然，公誠不訛。時遭母憂，動勸莫仗。厚恤孤

凶，非意所望。再見京師，壬辰之冬，意滿莫_音絨，歲除恩_音使浙三載，返益貌豐。文酒從謙，冀無終窮。公疾始作，言笑坦坦。自意無他，屬我勿返。執手於榻，爲計深遠。越日再見，言詞苦危。曰：我爲文，子知我師。孰宜去留，筆專子持。苟念生平，當嚴勿欺。我笑慰言，此則早計。後今廿_音入年，事當見畀。我言則然，我悲難制。公子持我，踣_音闔揮涕。子忍乾愁，不我救_音。公竟永逝，嗚呼哀哉！我歸實難，不歸何依？蒼蒼之天，搏_音搏之土。骨肉以外，恩自公數。我今之來，凡百靡就。豈專毒予，見公入柩。銜恩述哀，惟其靈佑。尙饗。

【注釋】

【區蓋】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按：區，藏物處。蓋，覆物器也。凡言可信者，如物在區蓋間，不流溢也。

【達尊】

衆所尊貴者。孟子：天下有達尊三。

【攝】整飭也。

【隨園】清袁枚別墅，在江蘇江寧縣小倉山。

【庚申】時清仁宗九年。

【憊】懼貌。朱熹詩：憊然心神肅。

【年丈】與父科第同年之稱。

【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

【惛惛】安和貌。左昭：祈招

之惛惛。

【尼】止也。

【翳】蔽也。

【顛顛】憂思也。

【推轂】推舉人才，如推車轂使之前也。

【躓埳】頓也，礙也。埳，土

之高也。喻不如意。

【依斗望京】杜甫詩：每依北斗望京華。

【撒棘】考試事竣之謂。見舊五代史。

【跳踉】足亂動貌。晉書：

眠中驚起跳踉。

【金山之焦】金山焦山，皆在江蘇丹徒縣境，大江之中，兩山東西對峙。

【榘】大木，高丈餘。

【刁調】風聲

也。莊子：獨不聞之，謂調之刁刁乎。

【𧈧】好貌。

【惠山】在江蘇無錫縣西。

【杏衫朱魚】未詳。一本作杏山。

【胥門】

江蘇吳縣城門名。【踰閭】公羊傳：相與踰閭而語。按：閭，當道門，開一，閉一，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踰閭。

【巷】陸機文：援貞吝以

巷。註：巷，誨也。